

1924-1925年英國政府處理 廣東海盜問題的策略運用： 粵英軍事合作剿盜行動

應俊豪

摘要

1920年代廣東海盜問題，已成為英國政府眼中日益棘手的課題。受到民國以來廣東政治局勢動盪不安的影響，廣東南部沿海及珠江流域各村落的海盜活動也隨之活躍。毗鄰廣東的香港，自然首當其衝；加以廣東海盜的劫掠範圍不僅限在廣東沿海與內陸水路，而是廣及整個東亞水域，使得香港往來廣東、北至上海、南至新加坡的輪船航線均淪為廣東海盜可能下手劫掠的目標。職是之故，英國政府無不竭盡心力，試圖謀求廣東海盜問題的有效解決方法。而尋求廣州當局的協助，亦即透過粵、英雙方軍事合作模式，直接進剿海盜巢穴，以謀澈底解決廣東海盜問題，則是英國政府的首要策略運用。

1924-1925年間，由於粵、英關係的和緩，英國海軍與粵軍部隊開始一系列的軍事進剿行動，以剷除廣東各地的海盜集團。然而，粵英軍事合作剿盜的成效，卻備受質疑。根據英國海軍事後的檢討報告，粵英合作剿盜雖然有其一定的效果，但是不確定因素仍多，必須隨時面對廣州當局內部質疑聲浪、軍事派系傾軋與包庇，尤其是廣東政局波動及中、英關係演變等負面作用的掣肘與拖累。在英國駐華公使館的評估中，也坦承粵方合作將領明顯對英國懷有戒心，不願讓英國海軍在軍事行動中介入過深，因此「英國軍艦絕大部分的時候只是擔任護航的工作」。尤有要者，粵英軍事合作還可能帶來英國外交部十分擔心的政治風險，因為英國海軍的諸多行動，其實已有介入中國內政之嫌，除可能引起中國內部不滿的勢力，產生反英風潮外，也可能造成其他列強的猜忌。

關鍵字：廣東海盜、粵英合作、英國海軍、香港

The British Government's Strategy on Kwangtung Pirates in 1924-1925: A Case of the Canton-Britain Military Cooperation and Campaign

Chun-hao Ying^{*}

Abstract

Kwangtung pirates were a very serious issue for the British government in the 1920s. Due to the impacts of political disturbances and social disorders in the republican China, piratical activities near the southern parts of Kwangtung increased. Hong Kong, Britain's settlement near Kwangtung, suffered greatly from piracy. Besides, Kwangtung pirates' activities were not confined only on the coastal areas of Kwangtung but also extended to areas ranging from Shanghai to Singapore. In others words, almost the entire steamer shipping line in the East China Seas became a prey to Kwangtung pirates. That was exactly the reason why the British government resorted every available means in an attempt to wipe out these pirates. By means of cooperation with the Canton government and forming a Canton-Britain military expedition to destroy pirates' lairs in Kwangtung was the first priority for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anton and Britain eased, the British Navy and the Cantonese troops launched a series of military expeditions to wipe out notorious gangs of pirates in Kwangtung. However, the validity of the Canton-Britain military cooperation was questionable. According to the Britain Navy's evaluation reports, this cooperation did reduce the piracy problems in Kwangtung, but other uncertainties must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such as the strong antagonism from the Canton government, clique struggle, political confrontation, etc. The British Legation at Peking also admitted that some Cantonese generals felt vigilant about

^{*}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Oceanic Culture,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the cooperation and did not want the British naval force to intervene the expeditions too much. Thus, the British gunboats were often refrained from working actively, except for some escorted missions. Furthermore, this military cooperation might bring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 political risk, as the cooperation of the British naval action could be blamed for interfering with the Chinese internal affairs that might trigger the anti-Britain campaign in China but also cause other powers' criticism.

Keywords: Kwangtung pirates, Canton-Britain cooperation, British Navy, Hong Kong

1924-1925年英國政府處理 廣東海盜問題的策略運用： 粵英軍事合作剿盜行動*

應俊豪**

壹、前言

1920年代廣東海盜問題，已成為英國政府眼中日益棘手的課題。受到民國以來廣東政局動盪不安的影響，廣東南部沿海及珠江流域各村落的海盜活動也隨之活躍。毗鄰廣東的香港，自然首當其衝；加以廣東自古以來即是海外華人重要僑鄉之一，廣東海盜充分發揮其地緣與同鄉優勢，利用海外華人網絡，擴大其活動區域。¹ 因此廣東海盜的劫掠範圍不僅限在廣東沿海與內陸水路，而是遍及整個

* 本文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外交、海軍與海盜：1920年代英國政府對廣東海盜問題的因應對策」（計畫編號：NSC 100-2410-H-019-011-MY2）部分研究成果。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13年2月2日；通過刊登日期：2013年4月25日。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¹ 由於廣東是中國主要僑鄉，在中國往來東南亞各地輪船上，粵籍人士甚多，所以廣東海盜極易混身於此類往返廣東與僑居地的同鄉之中，假扮乘客登船。也因此，對於中國海關或是東南亞各地當局來說，要從粵籍乘客中過濾出廣東海盜，並非易事。關於1920年代廣東海盜的運作模式，可以參見〈通州輪船中途被劫〉，《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25年12月24日，第2張第3頁；An Editorial of *The Shanghai Times*, 19 November 1926, cited from “Canton’s Duty: Should Clear Bias Bay of Pirates; Cooperation not Wanted?” *The China Mail* (《德臣西報》)，香港，23 November 1926, p. 7；〈英水兵痛剿大亞灣海盜〉，《工商日報》，香港，1927年3月25日，第3張；〈慘無人道之海賊〉，《香港華字日報》，香

東亞水域，使得香港往來廣東、北至上海、南至新加坡的輪船航線，均淪為廣東海盜可能下手劫掠的目標。² 職是之故，英國政府無不竭盡心力，試圖謀求廣東海盜問題的有效解決方法。而尋求廣州當局的協助，亦即透過粵、英雙方軍事合作模式，直接進剿海盜巢穴，以謀澈底解決廣東海盜問題，則是英國政府的首要策略運用。

回顧歷史，英國嘗試尋求粵英合作模式以因應廣東海盜問題並非1920年代的創舉。早在晚清1854（咸豐4）年，英國即提出「共同肅清海匪」的要求。³ 顯見英國在香港建立殖民地後不久，即面臨廣東海盜肆虐的麻煩。⁴ 民國以後，1914（民國3）年發生泰安輪劫案（SS *Tai On Piracy*，中文船名為音譯）時，⁵ 英國駐廣州總領事亦曾向時任廣東都督的龍濟光建議「中英合作」進剿海盜，具體作法乃是先由香港警方提供海盜情資，然後中、英海軍一同搜索、追捕海盜。英國總領事認為「藉由採行此類措施，才能夠根除長期危害和平貿易的海盜船

港，1927年9月9日，第2張第2頁；*Times of Ceylon*, 3 September 1927, cited from “Bias Bay: Ceylon Papers Comment on Raid,” *The China Mail*（《德臣西報》），香港，21 September 1927, p. 11；“Bias Bay Pirates: Contemplating Coup before Chinese New Year,”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南華早報》），香港，19 November 1929，無註明頁數。

² 1920年代英國政府（尤其是香港總督府）對於廣東海盜問題成因與運作方式有著深刻的分析與看法，此問題牽涉到相當複雜的政治、社會與經濟等因素。請參見筆者另外一篇論文：應俊豪，〈1920年代英國人眼中的廣東海盜問題〉，「2012海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廈門：廈門大學中文系、廈門大學國學院、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2012年11月20-21日。

³ 1854年10月，英、美、法3國向清廷正式提交修約要求，而英國所提的18項要求中，第九條即為「共同肅清海匪」，見賈楨等修，《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北京：中華書局重印，1979年），第1冊，頁343-347。

⁴ 廣東海盜問題自19世紀中葉英國在香港建立殖民地以來，就深深困擾著英國。關於19世紀後半期英國政府鎮壓香港附近水域海盜的研究，可以參見龍康琪（Hong-kay Lung），“Britain and the Suppression of Piracy on the Coast of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Vicinity of Hong Kong 1842-1870,” (Hong Kong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2001)。

⁵ 泰安輪劫案發生於1914年4月27日，泰安輪在從香港前往廣東江門途中，遭到偽裝乘客的海盜襲擊，進而縱火燒船，造成船上數百名乘客、船員罹難，海盜據信也同時葬身火窟，至於倖存的一百多人則由附近輪船施援，就近送到香港醫院救治。“Letter from Civil Administrator, Kwangtung, to H. M. Consul-General, Canton,” 8 May 1914, *Sessional Papers Laid before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Hong Kong 1927*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SP 1927), No. 7, p. 150.

隊」。⁶ 但當時廣東方面並未對粵英合作提議作出正面回應。⁷ 1922年發生瑞安輪劫案（SS *Sui An Piracy*）後，⁸ 香港總督又向來港訪問的廣東外交部特派交涉員表達願意提供協助進剿海盜之意。稍後英國駐廣州總領事正式致函粵軍總司令陳炯明，除要求立即採取行動進剿海盜外，又再度提出粵英合作的建議：

（香港）殖民當局準備提供各種可能的方式，協助圍捕中國境內的海盜……。為了防止海盜從水路竄逃，英國海軍當局願意協助巡邏大亞灣水域出口，也樂意替廣州當局運送軍隊。⁹

不過，粵英合作的提議卻遭到陳炯明的拒絕，¹⁰ 他在回信時援引外交部特派交涉員的意見，表示「英國海軍協助巡邏一事，因確實有損主權，故礙難同意」。¹¹

然而廣州與香港附近水域海盜劫持輪船事件仍此起彼落，造成英國（香港）政府極大的困擾。例如1923年12月至1924年1月短短兩個月之間，香港附近水域即連續發生了3起海盜劫持輪船事件，受害的輪船分別為康國輪（SS *Kango*，華輪，1923年12月5日被劫）、繡球花輪（SS *Hydrange*，英輪，1923年12月27日

⁶ “Note from H. M. Consul-General, Canton to The Tu Tu of Kwangtung,” 1 May 1914, SP 1927, No. 7, p. 149.

⁷ 廣東方面由民政長回信答覆，僅強調涉案海盜均已死於船上大火之中，同時對於香港方面救援倖存乘客表達感謝之意，但並未針對雙方合作一事作絲毫回應。“Letter from Civil Administrator, Kwangtung, to H. M. Consul-General, Canton,” 8 May 1914, SP 1927, No. 7, p. 150.

⁸ 1922年11月19日，瑞安輪在澳門前往香港途中，遭到為數約60名的海盜（偽裝乘客）的劫掠，2名印度警衛慘遭擊斃，船長與另外2名警衛以及2名乘客則受傷。海盜將瑞安號劫持到大亞灣水域後，由舢舨船接應登陸逃逸。見L. H. V. Booth, Assistant Director of Criminal Intelligence, Hong Kong, “Precis of Piracies Committed by Bias Bay Pirates since 1921,” *The Cabinet Paper*,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CAB) CAB/24/181:0072.

⁹ “Letter from H. M. Consul-General, Canton, to His Excellency Ch'en Chiun Ming, Commander-in-Chief, Canton,” 5 December 1922, SP 1927, No. 7, p. 152.

¹⁰ 1922年初因為北伐問題，孫中山與陳炯明近乎決裂，6月陳炯明發動兵變，孫中山出走，直至1923年1月孫中山才聯合滇、桂軍驅走陳炯明，收復廣州。瑞安輪劫案發生於1922年11月，當時陳炯明為廣州當局實際掌權者。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6年），頁547-551。

¹¹ “Letter from Commander-in-Chief, Kwangtung, to H. M. Consul-General, Canton,” 9 January 1923, SP 1927, No. 7, pp. 152-153.

被劫）與大利輪（SS *Tai lee*，船主為華人，但向英國註冊，1924年1月21日被劫）。¹² 尤有要者，為了防範海盜襲擊，英國政府只能自行保護，動用海軍砲艦在珠江流域進行護航任務，但此舉卻遭到廣州當局的抗議，理由是侵害了中國的主權：

海盜在珠江到處肆虐，英國派駐西江水域的艦艇乃進行護航任務，以確保香港與廣州之間英商貨物運輸的安全。廣東省長乃照會英國（駐廣州）總領事表達抗議之意，因為這樣的行動有害於中國的主權。此事仍由雙方官員持續交涉協商中。¹³

換言之，不但粵英合作模式推動無門，連英國自行派遣軍艦保護也遭到廣州當局的非議與指責。

所幸自1924年初開始，粵、英關係逐漸有了突破性的進展，也為粵英合作進剿海盜模式開啟了方便之門。是年2月，英國西江分遣艦隊高級海軍軍官馬克斯威爾史考特中校（Commander Maxwell-Scott, Senior Naval Officer of the West River）在英國駐廣州總領事的陪同下，會晤了廣州當局外交部長伍朝樞。伍朝樞原則同意粵英合作之事，但認為相關細節還需由外交部與警察當局進一步討論方能決定。伍朝樞並樂觀地表示，希望未來能夠藉此以初步解決廣東海盜問題。¹⁴ 稍後，英國駐廣州總領事館並直接與孫中山大元帥府的陳友仁、李福林等人建立了連繫關係。¹⁵

¹² 除大利輪外，其餘中文船名均為音譯或意譯。“China Station General Letter No 8,” from Commander in Chief, China Station,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Admiralty, London, 23 January 1924, FO371/10243.

¹³ “Summary of Consular Intelligence Reports for Quarter ended 31 March 1923,” from Sir R. Macleay to the Marquess Curzon of Kedleston, 2 May 1923, FO371/9203; “The Minutes of Foreign Office,” 22 June 1923, FO371/9203.

¹⁴ “Proceedings of HMS *Tarantula* during the Month of February 1924,” from Senior Naval Officer, HMS *Tarantula*,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Admiralty, London, 5 March 1924, FO371/10243.

¹⁵ 陳友仁為廣東人，受英國教育，曾任律師、北京政府交通部法律顧問。1923年廣州大本營成立後，任秘書，1924年又擔任孫中山英文秘書。李福林為廣東人，同盟會成員，曾任廣東警務處處長、民團統率處督辦、廣州市政廳廳長等，1924年粵英合作剿盜時，擔任籌餉總局會辦、粵軍軍長、廣州市長等職。見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石家莊：河

根據英國駐華公使館的資料，對於海盜問題，廣州當局從不吝於與香港警察部分交換海盜情報，但是一談到粵英合作，共同進剿海盜行動時，就「明顯展露出猶疑的態度」。在英國一再威脅要採取獨立行動，逕自派遣海軍進剿海盜之後，廣州當局終於有所讓步，願意與英國合作。據統計，1924-1925年間英國與廣州當局多次共同合作進剿珠江流域的海盜；¹⁶ 而這些軍事合作行動，其出現與終止，基本上均與當時的粵、英關係及中國政局密切相關。以下將針對粵英合作剿盜政策的出爐、軍事行動產生的背景、成效與檢討等作進一步分析。

為深入探究此段少為人知的粵英合作剿盜史，筆者大量運用英國方面第一手的原始檔案資料，包括內閣檔案（*Cabinet Paper*, CAB）、外交部檔案（*Foreign Office 371*, FO371）、殖民部檔案（*Colonial Office 129*, CO129）、¹⁷ 香港政府資料（*Sessional Papers Laid before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Hong Kong*, SP）等，來重新探討1920年代粵英合作剿盜的歷史經過。可惜中國方面關於1920年代粵英合作剿盜的檔案資料甚少，筆者曾查閱國史館所藏《國民政府檔案》、《蔣中正總統文物》等檔案資料，但有關英國與廣東海盜問題的資料不多，且均與粵英合作剿盜無直接關係。至於國民黨在廣州時期的重要檔案《五部檔》，同樣亦未有粵英合作剿盜的相關記錄。¹⁸ 中文檔案未有相關記載之因，除了可能因檔案遺失外，筆者研判這段時期廣州當局正推行聯俄容共方策，在俄國顧問團及中共的推動下，對外較側重反英宣傳，因此粵英合作之事對廣州當局來說事涉敏感。再者，根據英國資料，廣州方面主要參與此事者，僅孫文、伍朝樞、陳友仁、李福林等少數黨政軍高層，故雙方軍事合作之事可能並未經過政府正規決策討論過程，而是由黨政高層直接交辦，所以未有確切的檔案記載。英國海軍、香港總督

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311、1010。

¹⁶ “Memorandum by the British Legation, Peking,” 23 September 1927, 《支那海賊關係雜件》，第1卷，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檔號：F-0138/0145-0148。

¹⁷ 國內學術機構與圖書館均未典藏英國殖民部檔案，筆者乃前往香港，查閱香港公共圖書館所藏的英國殖民部微捲資料。

¹⁸ 「五部檔」為國民黨中央前五部檔案，收入1924-1927年期間工人、農民、青年、婦女、商民等5部原始檔案，以及中央特別委員會（1927年）黨務文件。目前除國民黨黨史館外，臺大圖書館的「中國國民黨史料資料庫」亦收有「五部檔」檔案。筆者曾詳查國民黨《五部檔》，卻無1924-1925年粵、英雙方合作剿盜的相關記錄。因此，筆者曾多次請教政大歷史系劉維開教授，他認為國民黨關於此類粵英合作的資料可能也不多。

給英國政府的報告中，亦強調粵英合作事屬機密，應避免公開消息，可見雙方均將合作之事定位為機密事項。¹⁹ 所以1924-1925年這段粵英軍事合作剿盜的歷史，僅在英國政府內部殖民、外交與軍事檔案中有所記載，但中文檔案卻付之闕如。或許由於粵英軍事合作的敏感性與機密性，連當時中、英文報紙都僅約略提及，並無詳細報導此事。²⁰

貳、英國政府內部對粵英軍事合作模式的評估

1924年起香港總督開始與英國殖民部、外交部，以及廣州總領事館、北京公使館、駐華海軍當局等密切磋商英國與廣州當局合作剿盜的可能性，並評估雙方合作的可行模式。

英國殖民部相當贊同粵英合作剿盜，雖然對合作形式未多做指示，但原則上批准粵英合作計畫。香港總督因此開始積極推動與廣州當局交涉之事。

外交部的態度比較保守，雖然不反對粵英合作剿盜，但是認為英國在未獲北京的中央政府的同意下，直接與廣東地方當局軍事合作剿盜，對於中國人或是其

¹⁹ “Notes on Piracy and its Prevention by the Senior Naval Office in Charge of West River Patrols,” 1924, FO371/10932. 在1920年代後期的合作中，英國海軍官員也曾直接要求廣州當局必須透過輿論管制手段，限制報紙刊載粵英合作的消息，此事隨即獲得廣州方面的同意。見“Interview with General Lee,” by C.M. Faure, Lieutenant Commander, Naval Intelligence Officer, Canton, 7 November 1927, CO129/507/3.

²⁰ 筆者曾詳查香港的《德臣西報》（*The China Mail*）、《香港華字日報》、《香港捐刺西報》（*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以及新加坡《海峽時報》（*The Strait Times*）等報，雖然上述報紙常提及廣東海盜劫案與討論反制之道，但對於1924-1925年的粵英軍事合作細節卻僅簡略提及，並未詳述過程。至於中國報紙雖也經常報導廣東海盜劫案、海盜運作模式與英國的不滿，但對於1924-1925年粵英軍事合作的報導，更是少之又少，僅在1927年英國海軍採取獨立行動進剿廣東大亞灣海盜時，《廣州民國日報》才有較大篇幅的報導。見〈香港英帝國主義水兵籍飛機在惠陽屬稔山地方大施屠殺〉、〈十八師政治部之電報〉、〈總政治部之緊急會議〉、〈總政部今日招待新聞記者：討論英人又在惠陽慘殺案〉、〈政治工作人員與新聞記者聯席會議：發起反英屠殺稔山民眾示威大會〉、〈總政治部通令宣傳英兵屠殺稔山民眾案〉、〈社論：我們要認識英帝國主義的屠殺政策〉，《廣州民國日報》，廣州，1927年3月26日，版5、9；3月28日，版4；3月31日，版2、6。

他列強來說，可能產生誤會，且有違英國對華政策：不干涉中國內政，與不承認廣東地方當局的基本立場。

英國駐華公使麻克類雖然主張在與廣州當局合作時，應注意避免造成英國有承認廣州為分離或獨立政府的印象，但基本上還是傾向支持粵英合作剿盜一事。麻克類認為英國和「事實上的」（*de facto*）地方政府合作剿盜，不會抵觸上述英國對華政策，只要廣州當局願意同意與英國合作；如果廣州當局拒絕合作，則英國的軍事行動應該侷限在海面上，而不要派遣軍隊登陸剿匪。英國駐廣州總領事的態度與麻克類相似，認為粵英軍事合作有助於剿匪，況且廣東方面也曾多次提出合作的要求。特別是剿匪行動中，如果打著中、英合作的名義，廣東派出軍艦或軍隊在場，將可以合理化英國海軍的行動。

英國海軍中國艦隊司令仍認為應仔細評估現有局勢，目前尚未有決定。英國西江分遣艦隊高級海軍軍官則建議英國海軍行動還是以侷限海上行動為佳，不要派遣士兵登陸剿匪。²¹

簡單來說，英國外交部（持保留態度）、²² 殖民部、香港總督，以及駐北京公使館、廣州總領事館等第一線外交領事官員基本上均不反對粵英合作剿盜的大原則，但對於雙方合作的形式與尺度則未有定論。

²¹ 以上英國各部會態度，見“Memorandum respecting Piracy Suppression received from Sir Miles Lampson,” dispatch No. 1030, 21 September, 1927, CAB/24/202: 0024; “R. Macleay, British Minister, Peking to Foreign Office, London,” 28 January 1924, CO129/486.

²² 英國外交部因擔心粵英合作可能造成英國承認廣州當局為獨立政府的錯誤印象，故特地致函殖民部部長，文中附帶麻克類的報告，請殖民部「特別注意」此類情況，並最好能事先警告香港總督，以防其推動粵英合作過頭。為此，殖民部乃通知香港總督「應注意避免造成有承認廣州當局為分離或獨立政府的印象」。見“Foreign Office to Colonial Office,” 2 February 1924, CO129/486; “Colonial Office to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9 February 1924, CO129/486.

表 1、1924年初英國對粵英合作進剿海盜的態度

		粵英合作剿盜	粵英合作模式	備註
外交系統	外交部	不反對		有顧慮
	北京公使館	贊成	如粵方同意，可以派遣軍隊登陸剿匪。	
	廣州總領事館	贊成	合作以海上行動為主，避免登陸。	
殖民系統	殖民部	贊成		
	香港總督府	贊成	海陸並進	
海軍系統	中國艦隊司令	未表態		評估中
	西江分遣艦隊高級海軍軍官	贊成	海上合作，避免登陸	

1924年3月，英國駐廣州總領事在與香港總督、海軍司令討論後，確定粵英合作將侷限在海上行動，不派遣軍隊或警察登陸剿匪，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反英情緒。在與廣東省長協商後，粵、英雙方也確立合作的範圍為：東江口附近、珠江三角洲、澳門西邊等地區。不過，廣州當局為避免粵英合作剿盜成為一種慣例，將此次合作定位為非正式形式，且盡量保持低調。²³

另一方面，自1858年「天津條約」以來，即確立中、英雙方應會商共謀解決海盜之法；²⁴ 因此，晚清時期英國與廣東方面曾多次合作處理廣東海盜問題。²⁵ 然而到了民國時期，由於廣東內部動盪不安，加以民族主義與國家主權的觀念日益濃厚，廣州當局對於與英國合作剿盜之事便顯得興趣缺缺，無論是龍濟光、孫中山，還是陳炯明均曾婉拒英國的合作要求，所以晚清以來樹立的粵英合作剿盜模式遂束之高閣。到了1920年代，特別是陳炯明叛變之後，孫中山重返廣州，處

²³ “Memorandum respecting Piracy Suppression received from Sir Miles Lampson,” dispatch No. 1030, 21 September 1927, CAB/24/202: 0024.

²⁴ 「天津條約」第五十三款：「中華海面每有賊盜搶劫，大清、大英視為向於內外商民大有損礙，意合會議設法消除。」見〈中英天津條約〉（1858年），收入黃月波等編，《中外條約彙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頁6。

²⁵ 晚清時期（特別是1850年代末期至1860年代初期）英國海軍與清朝東南沿海地方政府的合作剿盜機制可以參見村上衛，《海の近代中國——福建人の活動とイギリス・清朝》（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13年），第三章，頁136-181。

於內外交迫的窘境下，開始積極尋求外援，雖然逐漸確定聯合俄國的基本方針，但事實上並未放棄與英國之間的合作關係。而英國與香港政府正為廣東海盜肆虐問題所困擾，急於尋求廣州方面的合作，所以粵、英雙方乃在共同剿盜的大旗之下，祕密開展軍事合作關係。²⁶ 關於1924年粵英軍事合作，外交交涉事宜多由陳友仁負責與英國駐廣州總領事協商，軍事方面則由粵軍第三軍軍長李福林與英國海軍西江分遣艦隊協調處理。當時李福林深獲孫中山信任，任命其擔任廣州市長等職。²⁷ 自1924年下半年起，孫中山將廣東剿盜的重責大任委以李福林，7月廣州大元帥府正式發布任命李福林負責廣州、順德、南海3地剿盜事宜，因此李福林及其「福軍」積極在廣東省境內進行一系列的剿盜行動。²⁸ 1924年英國海軍與李福林的合作，就在此類剿盜行動中正式開展。簡言之，在孫文主導下，廣州當局於1924年下半年著手進行剿盜行動，由李福林負責執行，英軍的協助與合作則隱藏在剿盜行動之中。²⁹

叁、1924年粵英軍事合作

1924年3月下旬，第一次聯合進剿海盜軍事行動即開始進行，李福林為軍事行動的主要執行者。除陸軍部隊以外，廣東海軍艦艇亦多次參與剿盜作戰。

²⁶ “An Extract from A Report Received from the Commander in Chief, China Station,” 5 July 1923, FO371/9182; “Memorandum respecting Piracy Suppression received from Sir Miles Lampson,” dispatch No. 1030, 21 September 1927, CAB/24/202: 0024.

²⁷ 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李福林條，頁331；“Memorandum respecting Piracy Suppression received from Sir Miles Lampson,” dispatch No. 1030, 21 September 1927, CAB/24/202: 0024.

²⁸ 〈軍事聲中之李福林態度〉、〈李福林赴順收編周部情形〉，《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24年7月9日，第1張；7月21日，第3張；〈李福林任廣州市長〉，《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24年9月18日，第1張。

²⁹ 李福林在回憶錄中強調孫文對於粵英軍事合作剿盜之事自始即知情，且經常以電話關注剿盜進度。見莫紀彭筆錄，李業宏整理補充，〈李福林自述〉，《廣州文史》，第49輯（1996年），收錄於「廣州文史」：http://www.gzxwsw.gov.cn/gzws/gzws/ml/49/200809/t20080910_7162.html（2012/10/30點閱）。

一、初期的軍事合作行動

1924年1月，先是英商亞細亞石油公司（Asiatic Petroleum Company）的兩艘汽艇遭到廣東海盜劫持，之後懸掛英旗的大利輪在從香港前往廣東江門途中，遭到偽裝乘客登船的海盜攻擊，英籍船長與1名印度武裝警衛遭到海盜槍殺。因此，英國駐廣州總領事館與廣州當局多次進行交涉，希望粵、英雙方一同展開聯合軍事行動。³⁰ 3月20日，粵英合作進剿海盜行動正式展開。粵軍將領李福林與英軍合作，率軍進剿東江口幾個惡名昭彰的海盜村落，逮捕槍決海盜首領。³¹ 關於此次行動，根據英國駐華公使館的報告，廣東方面派遣3艘砲艦與軍隊進攻東江口附近的海盜巢穴，順利擊沈數艘海盜船，擒獲40餘名海盜，並解救20餘名人質。戰鬥過程中，英國海軍則派出狼蛛號（HMS *Tarantula*）助陣，但並未實際參與戰鬥。³² 其次，根據英國海軍情報處的報告，認為廣州方面當時對於英國共同進剿的動機仍有所質疑，故英國艦艇「並未在進剿行動中扮演積極的角色，而只是參與行動，同時提供必要的精神支柱」。換言之，此次粵英合作進剿行動中，粵軍是主角，英國海軍艦艇不過助陣而已。³³ 3月23日粵、英又展開第二波進剿行動，此次軍事行動主要集中在廣州南方的三山附近，李福林並曾親自前往巡視布防，英國海軍則派出飛蛾號（HMS *Moth*）隨行。³⁴

³⁰ Naval Intelligence Division, Naval Staff, Admiralty, *Confidential Admiralty Monthly Intelligence Report*, No. 106 (15 March 1928), p. 30, CO129/507/3.

³¹ 進剿行動中，英國海軍艦艇軍均在場戒備。不過英國海軍中國艦隊司令懷疑遭槍決的海盜並非真正的海盜首領，可能只是代罪羔羊。見“General Report on Political Situation in China and the Question of Piracy in the Vicinity of Hong Kong,” from Commander-in-Chief, China Station to the Admiralty, 29 April 1924, FO371/10243.

³² “Memorandum respecting Piracy Suppression received from Sir Miles Lampson,” dispatch No. 1030, 21 September 1927, CAB/24/202: 0024.

³³ Naval Intelligence Division, Naval Staff, Admiralty, *Confidential Admiralty Monthly Intelligence Report*, No.106 (15 March 1928), p. 30, CO129/507/3.

³⁴ 《香港華字日報》稱1924年3月時李福林將所部軍隊集中三山一帶，積極進行剿匪事宜，但並未提及與英軍的合作。〈李福林所部陸續抵江門〉，《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24年3月27日，第3張。不過，根據英國外交檔案，英國海軍此次行動中曾派遣飛蛾號砲艦協助。

4月，廣東方面以欠缺步槍清剿海盜為由，向英國提出借用步槍的要求。但英國外交部認為如此將會違背列強對華軍火禁運的規定，故拒絕廣東方面的要求。香港總督府決定改以資助煤料的方式，供廣東派遣軍艦進剿海盜之用。4月23日，英國海軍並派出數艘艦艇與李福林所部及廣東海軍一同合作追捕馬寧地區的海盜。5月時，廣東方面一度希望英國海軍能夠採取更為積極的作為，除了軍艦參戰外，亦可派遣軍隊登陸剿盜。但英國駐廣州總領事與高級海軍官員婉拒派兵登陸的要求，僅表示英國海軍可以護送中國軍隊前往目的地、提供砲火掩護，或是必要時提供少量人員與機槍支援。英國高級海軍官員並建議中國派員登上英國軍艦以協助指定砲火攻擊地點。6月23日，粵、英再度合作進剿海盜行動，英國海軍派出秋蟬號（HMS *Cicala*）與知更鳥號（HMS *Robin*）協助兩艘廣東軍艦一同進攻江門東北方的6個海盜村莊。雖然廣州方面宣稱此次行動順利擊斃4名海盜，並擄獲其他20餘名海盜，但英國海軍顯然對於海軍行動的成效感到失望，認為是「一次失敗」。因為負責指揮的廣東海軍官員不但懷疑其士兵的忠誠，也不准英國海軍砲艦介入過深。所以英國海軍認為此次行動的「唯一好處只是讓中國習慣於（與英國）共同行動」。英國駐西江高級海軍軍官亦認為，在缺乏陸上軍隊作戰的情況下，只是派出海軍艦艇剿盜，其實成效相當有限。³⁵

簡單來說，雖然英國海軍對於1924年上半年的粵、英初期軍事剿盜成效不無質疑，但還是力主持續推動下去，畢竟歷經數月的進剿行動之後，對於廣東海盜還是產生一定程度的嚇阻作用，珠江三角洲部分區域的海盜問題亦為之肅清。不過，從英國方面的資料來看，廣州當局對於粵英軍事合作的性質與限度仍有相當歧見，也未形成共識，而實際負責剿盜決策的官員所表現出來的態度也有些反覆的傾向，固然有主張英軍應介入更深者，但亦有偏向提防英國者。

³⁵ “Memorandum respecting Piracy Suppression received from Sir Miles Lampson,” dispatch No. 1030, 21 September 1927, CAB/24/202: 0024; Naval Intelligence Division, Naval Staff, Admiralty, *Confidential Admiralty Monthly Intelligence Report*, No. 106 (15 March 1928), p. 31, CO129/507/3.

二、商團事件前後的軍事合作行動

1924年8月底到10月間，粵、英雙方曾因廣州商團事件而一度關係緊張，廣州當局痛恨英國意圖策動顛覆陰謀，英國則擬動用海軍武力展開干涉行動：

（英國）反對孫中山，惹起國民黨反感。……利用廣州商團，組織其所謂中國之「棒喝團」，以匯豐銀行買辦陳廉伯為領袖，由英國派人助以金錢槍械，而此人竟敢不顧粵政府之抗議，公然串同海關上英人，將軍械強運入廣州，及粵政府抄設此種私運槍械時，英國總領事竟公然宣言恫嚇，謂粵政府如敢對於私運人有所行動，英國當武裝干涉。³⁶

英國軍艦雲集廣州白鵝潭實施武裝示威，駐廣州代理總領事亦向廣州當局遞交外交牒，恫嚇必要時英國海軍將展開行動；廣州當局則由孫中山發表宣言與抗議書，厲聲痛斥英國干涉中國內政，粵、英關係因此陷入低潮。³⁷ 廣州當局擊敗商團後，又傳聞可能趁勢以武力收回海關與沙面租界，一時之間情勢非常危急，眼看粵、英衝突在即。由於局勢緊張，英國海軍松雞號（HMS *Moorhen*）與飛蛾號砲艦先後將艦上機關槍拆卸安裝在陸地上，以抵禦廣州當局可能的軍事進攻。³⁸ 英國廣州總領事館也緊急要求香港總督調派陸軍部隊馳援廣州。³⁹

³⁶ 此為曾任香港大學教授的英人斯密約翰所言，其人久居中國，在離職返英後，為文抨擊英國對華政策諸多謬誤之處，並嚴辭譴責英國駐華與香港官員行事不當。見〈英政府對華陰謀竟被英教授揭破：香港大學教授斯密約翰歸國後之著作，謂華人排英咎由自取、英人損失竟已在七千萬磅以上〉，《世界日報》，香港，1926年9月25日，版3。

³⁷ 商團事件為廣州商人（匯豐銀行買辦陳廉伯主導）從歐洲進口軍火以便武裝私人武力，但軍火遭到廣州當局的扣押，陳廉伯於是策動罷市，商團武力並進占廣州西關，企圖迫使廣州當局讓步交還所扣軍火。孫中山決定鎮壓商人與商團的叛亂行為，雙方爆發軍事衝突，英國為擔心戰火波及廣州英租界，故派遣海軍前往白鵝潭警戒。不過，英國駐廣州代理總領事卻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向廣州當局遞交措辭強硬的恫嚇照會，故引起孫中山的強烈不滿，乃發表宣言與抗議書痛斥英國干涉內政。關於商團事件與粵英關係可以參見張俊義，〈英國政府與1924年廣州商團叛亂〉，《廣東社會科學》，2000年第3期（2000年6月），頁100-108。

³⁸ “Letter of Proceedings-October 1924,” from Senior Naval Officer, West River to the Commodore, Hong Kong, 6 November 1924, FO371/10916.

³⁹ 根據英國駐香港海軍准將給中國艦隊司令的報告，自1924年10月10日起廣州局勢即日趨緊張，英國除從駐防香港的「孟買擲彈兵團」（Bombay Grenadiers）中抽調3排兵力前往廣州沙面外，同時也下令「東薩里步兵團」（East Surrey Regiment）其中1連隨時備便，如廣

所幸不久之後北方直奉戰爭有了結果，由於馮玉祥倒戈發動北京兵變造成直系潰敗，段祺瑞出面處理後續事宜並邀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而隨著孫中山準備北上，粵、英之間原先一觸即發的緊張局勢方始獲得緩解。英國駐西江高級海軍軍官即注意到1924年10月23-24日間廣州局勢仍異常緊張，雙方衝突似有一觸即發之勢，英國海軍也準備必要時將海關職員及其眷屬撤到沙面租界，再運送至香港。然而北方戰事變化與孫中山獲邀北上的消息傳出後，「廣州一片平靜，所有騷動的謠言隨之停止」，到了25日「所有紅色麻煩的危險以及使用武力強占海關的企圖，都為之終止」。⁴⁰

無庸諱言，商團事件確實造成粵、英關係緊張，英國海軍官員的報告中，即坦承粵英合作進剿海盜雖然頗有成效，但受到商團事件的影響遭受到很大的阻力：

最初提出（粵、英）合作時，中國官員明顯懷疑我們的企圖，至今仍有很多人反對。儘管如此，（粵、英合作）仍有很大的成就。（不過，廣州的）政治情況限制英國海軍武力採取進一步的行動。「從沙面炸彈攻擊事件、沙面罷工、商團軍火問題，到廣州部分區域焚燬與商團的作戰準備，幾乎沒有喘息的空間」。⁴¹

州情況危急時，將立即調往廣州。此外，法國海軍軍艦警戒號（*Vigilante*）也抽掉一半人員前往廣州以支援英國海軍航空母艦阿加斯號（HMS *Argus*）。“Canton and West River,” from Commodore, Hong Kong to the Commander-in-Chief, China Station, 12 November 1924, FO371/10916.

⁴⁰ 其實廣州當局內部，亦不乏主張溫和立場、反對布爾什維克激進路線的有力人士。早在10月28日，滇軍總司令楊希閔即在廣州沙面租界日本總領事館內與日、英、法3國總領事進行晤談，楊希閔明白表示他堅決反共，也不會容許共黨在廣州建立組織。事實上「在廣州的紅色分子人數很少，除了少數極端主義者外，沒有人喜歡共產主義，而紅色工農軍人數也不過僅數百人」。楊希閔並聲稱他不主張以武力來解決關餘問題，而認為應該透過交涉協商來處理，他並澄清商團事件中，其麾下的滇軍並未大肆燒殺，相反的他們還曾阻止湘軍的縱火行動。此外，楊希閔甚至還希望尋求法國的協助，同意其經由法屬安南從雲南運送新兵至廣東。“Letter of Proceedings- October 1924,” from Senior Naval Officer, West River to the Commodore, Hong Kong, 6 November 1924, FO371/10916.

⁴¹ “Report by the Senior Naval Officer, Canton” from The Commander-in-chief to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26 December 1924, cited from “Memorandum respecting Piracy Suppression received from Sir Miles Lampson,” dispatch No. 1030, 21 September 1927, CAB/24/202: 0024.

不過英國海軍並未因此暫偃旗鼓，仍積極地巡邏廣東附近水域，搜索並攻擊海盜船隻。例如1924年9月時，英國海軍知更鳥號即在西江小欖水道附近主動追捕兩艘形跡可疑的海盜汽艇，除當場擄獲其中1艘外，並動用6磅砲擊沈另外1艘汽艇。⁴² 10月，英國海軍更曾自行派遣松雞號砲艦前往東江上游援救1艘遭到廣東海盜挾持的英國汽艇，松雞號並以密集的機關槍砲火攻擊海盜，使之棄船逃逸。⁴³

另一方面，商團事件期間雖然一度造成粵、英關係頓挫，但並未立刻影響到李福林與英國的關係以及雙方合作進剿海盜之事，⁴⁴ 因為9-10月間李福林仍與英國互動密切，並接受英國提供的援助。⁴⁵ 9月時香港總督府即正式將250噸的煤料移交給廣東方面負責剿盜的李福林，並準備未來再提供250噸。⁴⁶

9月份時，香港政府為贊助剿盜行動，提供了250噸的燃煤。這批燃煤乃是在容奇鎮直接移交給李福林的代表。更多的補給，將會視李福林代

⁴² 被英艦知更鳥擊沈的汽艇為SL *Tin Fook*號，被擄獲的則是SL *Hangly*號。根據事後調查，SL *Tin Fook*號隸屬於小欖附近軍警所有。知更鳥號艦長的報告，見“Report by L.C.P. Tudway, Lieutenant Commander in Command, HMS *Robin*,” 30 September 1924, CO129/490.

⁴³ 英國汽艇（SL *Mun Chuk*）遭東江海盜劫持後，即被改裝為海盜船用以攻擊東江往來的船隻。因此英國海軍獲得該汽艇情資後，隨即派遣松雞號前往搜查。見“Letter of Proceedings-October 1924,” from Senior Naval Officer, West River to the Commodore, Hong Kong, 6 November 1924, FO371/10916.

⁴⁴ 馬克斯威爾史考特在1924年10月初的報告中，僅說「自9月下旬開始，由於政治情況的不確定，李福林無法離開廣州，加上他攬事過多，恐怕目前沒有充足兵力來全心全力處理海盜問題」。至於英國海軍情報處的報告則表示「除了8月份受到罷工的影響而阻礙到剿盜行動外」，自9月起李福林在另外一位粵軍將領的協助下，積極處理西江水域的海盜問題，9月底即宣稱已肅清馬寧、小欖、橫門等地區海盜。見“Piracy and Anti-piracy Operations,” Extract from Senior Officer of HMS *Tarantula*, 3 October 1924, CO129/490; Naval Intelligence Division, Naval Staff, Admiralty, *Confidential Admiralty Monthly Intelligence Report*, No. 106 (15 March 1928), p. 31, CO129/507/3.

⁴⁵ “Memorandum respecting Piracy Suppression received from Sir Miles Lampson,” dispatch No. 1030, 21 September 1927, CAB/24/202: 0024.

⁴⁶ 根據英國駐廣州海軍官員的報告，英國除提供李福林煤料以供進剿海盜之用外，香港警察也與李福林互動密切，共同商討合力緝拿海盜的辦法，並將逮捕的海盜引渡給李福林處置。“Memorandum respecting Piracy Suppression received from Sir Miles Lampson,” dispatch No. 1030, 21 September 1927, CAB/24/202: 0024.

表的指派，看是要在容奇或是廣州進行移交，但是不會移交給孫中山的部門。⁴⁷

英國海軍西江分遣艦隊並自9月起與李福林所部軍隊展開軍事進剿行動，分別在9月第一週、第三週以及10月底，三度清剿廣東馬寧等3處海盜聚落。⁴⁸此波粵、英聯合軍事進剿行動相當成功，迫使馬寧及其周邊地區的海盜組織無法在該區立足，只能暫時逃往香港與澳門避難。

為了進一步追捕該批海盜，經由英國海軍西江分遣艦隊高級官員馬克斯威爾史考特中校的安排，李福林派遣代表與香港警察司司長當面進行晤談，決定李福林所屬的偵探將前往香港與香港警察共同合作緝捕逃逸的馬寧地區海盜。至於逃往澳門的海盜，亦是透過馬克斯威爾史考特的聯繫，由香港總督出面會商澳門總督，以便李福林所屬偵探也能與澳門警方建立合作關係。⁴⁹因此，在馬克斯威爾史考特與香港總督的居中協調下，李福林、香港警察、澳門警察三方可望建立查緝海盜組織的共同聯繫網絡。

廣東剿匪總辦李福林將軍的代表已與香港警察武力之間確立了緊密的合作關係，我們建議李將軍與澳門警察當局之間也能建立類似的關係，合作致力於清剿盜匪……，以便增進澳門、香港與中國的共同利益。⁵⁰

李福林的代表在從香港回廣州後，還特地前往拜訪英國駐廣州代理總領事翟比南（Bertram Giles），通報粵英合作防盜近況，表示「對於躲藏在香港殖民地的海

⁴⁷ “Piracy and Anti-piracy Operations,” Extract from Senior Officer of HMS *Tarantula*, 3 October 1924, CO129/490.

⁴⁸ 根據英國駐香港海軍情報官給中國艦隊司令的報告，1924年9月第1週時進攻馬寧（Mah Ning）地區的海盜聚落、9月第3週則進攻Ku Pa地區、10月底則是Tau Chau地區。見“Notes on Piracy in the Delta 1924,” from Staff Officer (Intelligence) Hong Kong to the Commander-in-Chief, China Station, 14 May 1925, FO371/10933.

⁴⁹ 馬克斯威爾史考特認為李福林與葡萄牙之間的關係不若與英國般緊密，而澳門總督先前曾與香港聯繫，希望雙方共同合作打擊海盜，因此如果由香港總督出面牽線，一定能夠促成李福林與澳門之間的合作關係。見“Commander M. Maxwell-Scott, SNO, West River to the Commodore, Hong Kong,” 23 September 1924, CO129/490.

⁵⁰ “R.E. Stubbs,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the Governor of Macao,” 4 October 1924, CO129/490.

盜問題，已經有了妥善的處置與安排」。⁵¹ 顯而易見，李福林相當積極經營與英國之間的合作關係。1924年9月下旬，馬克斯威爾史考特在給香港海軍准將的報告中，強調廣東局勢瞬息萬變，英國必須珍惜目前與李福林的合作關係，特別是李福林現在已擔任廣東全省剿匪總辦，其人又展現出對於進剿海盜事務的極大熱誠。⁵²

商團事件甫結束，11月2日，李福林即前往拜會馬克斯威爾史考特，除清楚告知目前廣州內情外，似乎急於向英國表明立場：他屬於溫和派，而非激進的布爾什維克分子。⁵³ 李福林並與馬克斯威爾史考特會商未來的軍事合作剿盜事宜，希望英國海軍派遣軍艦協助李福林大規模掃蕩廣東的海盜。以下是1924年11月2日，李福林與馬克斯威爾史考特當面晤談進剿海盜事宜的部分對話內容：

李福林：小欖鎮（Sailum，江門東北方）是一個非常麻煩的地方，是時候該給他們一點教訓，並開個幾砲轟擊那裡。

馬克斯威爾史考特：假如你或你的代表能夠到當地，並指出確切的地點，那我可以代勞砲轟那個地方。不過，除非那裡完全是海盜據點，否則我不能將那個城鎮或村落亂炸一通。

李福林：斗門（Taumong，崖門附近）地區也是非常麻煩，我希望之後再到那裡去，但是屆時必須有兩艘英國砲艦幫忙。

馬克斯威爾史考特：只要廣州方面沒有意見的話，我們這邊沒有問題。⁵⁴

之後，李福林與馬克斯威爾史考特商妥聯合掃蕩（a combined sweep）計畫，決定粵、英共同行動，於1924年11月下旬突擊位於西江流域小欖水道（Sailum

⁵¹ “Bertram Giles, Consul-General, Canton to His Majesty’s Minister, Peking,” 29 September 1924, CO129.

⁵² “Commander M. Maxwell-Scott, SNO, West River to the Commodore, Hong Kong,” 23 September 1924, CO129/490.

⁵³ 李福林告訴馬克斯威爾史考特：孫中山將在一週內北上，他與其他「溫和派人士」均樂見孫的北上；而現任廣東省長、布爾什維克分子胡漢民將會陪伴孫中山北上，其職位可能由財政部長代理。李福林並強調，他雖然人微言輕，但卻不是個布爾什維克分子。

⁵⁴ “Letter of Proceedings- October 1924,” from Senior Naval Officer, West River to the Commodore, Hong Kong, 6 November 1924, FO371/10916.

Channel) 與雞鴉水道 (Kerr Channel) 之間的幾處海盜巢穴 (海盜人數估計約 300 人)。⁵⁵ 英國海軍一共出動 6 艘艦艇參與此次行動, 包括昆蟲級砲艦狼蛛號、鵜級砲艦知更鳥號、鴨級砲艦松雞號等 3 艘砲艦, 以及 3 艘武裝汽艇 (Armed Launches, *Kwong Lee*, *Dom Joao*, *Hing Wah*) 擔任封鎖水路、防止海盜逃逸等輔助性的任務, 而李福林派遣的 2,000 名士兵則負責主要的登陸攻擊行動。不過在進剿過程中, 因海盜奮力抵抗, 英艦知更鳥號乃改採主動攻勢, 使用 6 磅砲轟擊村莊 3-4 次, 松雞號亦隨之開火攻擊意圖突圍的海盜。此外, 李福林所部士兵因事前行動不慎走漏消息, 故大部分海盜在攻擊行動展開前, 即另外乘坐汽艇逃逸, 所以為了追捕逃匪, 英國海軍艦艇在攻擊行動結束後又在附近的小欖、雞鴉以及橫門水道上進行大規模搜索, 成功攔截部分逃逸的海盜汽艇。馬克斯威爾史考特中校評估此次粵英合作行動相當成功, 一共造成海盜死傷約 20 餘人, 並逮捕 40 餘人, 雖因李福林部隊事先走漏消息而無法將海盜一網打盡, 但還是造成極大的嚇阻作用, 迫使此處海盜撤往東江地方, 西江下游各水道也因此為之肅清, 暫無海盜蹤跡。⁵⁶

英國海軍中國艦隊司令在給海軍部的例行報告中, 亦對此次軍事行動表示肯定, 認為馬克斯威爾史考特中校派遣砲艦與李福林部隊一同合作, 已使得「海盜問題較為平息」。可惜的是, 假如李福林所部士兵沒有在事前走漏消息的話, 軍事行動將會更為成功。⁵⁷ 英國海軍情報處的報告中, 雖然認為粵軍行動不利, 但強調英國艦艇在周遭水域的後續掃蕩行動獲致相當成功, 不但迫使海盜放棄 1 艘汽艇登岸逃亡, 更直接擊沈另外 2 艘汽艇。雖然部分海盜逃至東江水域, 因該處水位較淺不利英國艦艇行動, 但英國海軍仍鏗而不捨持續追捕, 並於此次軍事行

⁵⁵ 根據英國海軍情報處的資料, 此股海盜勢力相當強大, 除有 300 人之眾外, 還擁有武裝汽艇、4 門小型野砲以及 30 挺湯普森機關槍 (Thompson machine guns)。見 Naval Intelligence Division, Naval Staff, Admiralty, *Confidential Admiralty Monthly Intelligence Report*, No. 106 (15 March 1928), p. 30, CO129/507/3.

⁵⁶ "Anti Pirate Operation on 24 November, 1924," by Commander M. Maxwell-Scott, S.N.O., West River, FO371/10932; "Piracy," A Report from the Naval Intelligence Officer, Hong Kong, 1 January 1925, FO371/10932.

⁵⁷ "China Station General Letter No 1," from Commander in Chief, China Station,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Admiralty, 17 December 1924, CO129/490.

動後 1 週，順利在東江水域捕獲 4 艘海盜武裝汽艇。⁵⁸ 至於英國駐廣州代理總領事翟比南，則認為此次粵英軍事合作行動有別於以往，因為「英國海軍砲艦已確實參與攻擊海盜的行動」，而非僅是單純從事封鎖水路等輔助性任務。⁵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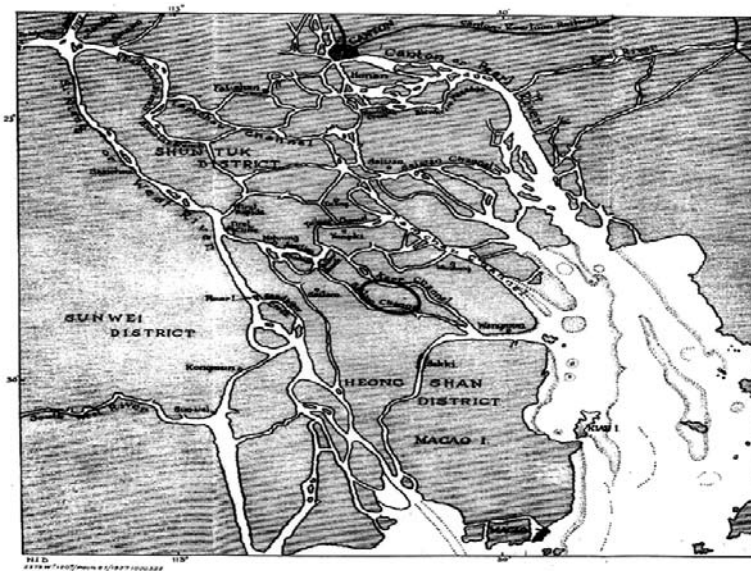


圖 1、粵英軍事合作進剿小欖鎮東方海盜聚落示意圖（1924年11月24日）

說明：圓圈處所指區域為剿盜地點，即位於小欖、雞鴉兩水道之間。

圖片來源：Naval Intelligence Division, Naval Staff, Admiralty, *Confidential Admiralty Monthly Intelligence Report*, No. 106 (15 March 1928), CO129/507/3.

三、後續的軍事合作

1924年12月，李福林與英國海軍商妥新一波的軍事合作行動，準備進攻東江三角洲東莞地區的海盜巢穴。東江水域水位低下，英國乃派遣吃水較淺的松雞

⁵⁸ Naval Intelligence Division, Naval Staff, Admiralty, *Confidential Admiralty Monthly Intelligence Report*, No.106 (15 March 1928), p. 32, CO129/507/3.

⁵⁹ “Anti-Piracy Cooperation: Reports Further Action by Li Fuk-lin,” from Bertram Giles, Consul-general, Canton to the British Minister, Peking,” 28 December 1924, FO371/10932.

號、知更鳥號兩艘砲艦前往支援。不過，剿盜事宜卻遲遲無法開展，乃因該區已先由駐粵滇軍將領范石生派軍入駐，而李福林與范石生向來不和，顧慮派兵進入東莞地區會引起滇軍的猜忌。正當東江剿盜行動受到李、范之爭僵持不下之際，又發生一件嚴重的海盜劫案。12月6日，廣州基督教嶺南學校（Canton Christian College）所屬的一艘汽艇，在接運學生從廣州返回河南校區途中，遭到偽裝乘客的海盜劫持，迫使汽艇改在黃圃地區靠岸，並將船上大部分學生綁架而去。⁶⁰

嶺南學校汽艇劫案發生後，李福林與英國海軍乃暫緩東江地區的剿盜行動，全力援救遭擄的學生。12月11日，李福林所部獲得情資部分學生已被海盜擄至番禺東邊的石碁，故派兵進剿該處。石碁位處沙灣水道北側，英國海軍也派遣數艘艦艇前往助陣，不過因海盜抵抗微弱，英國海軍艦艇只在旁助陣觀戰，並未實際參與行動。最後，在李福林部隊的持續行動下，最終嶺南學校遭擄學生全數獲救。至於遭到逮捕的海盜，其中為首的3人遭李福林槍決處死，28人遭囚禁以便繼續追查海盜行蹤，其餘之人因多屬遭海盜脅迫的普通村民，故被釋放。⁶¹

⁶⁰ “Letter of Proceedings-December, 1924” from the Senior Naval Officer, West River to the Commodore, Hong Kong, 1 January 1925, FO371/10916; “Piracy,” A Report from the Naval Intelligence Officer, Hong Kong, 1 January 1925, FO371/10932.

⁶¹ 遭擄的基督教嶺南學校學生約30餘人，海盜顯然挾持人質四處逃逸隱匿。李福林先派兵在深圳龍崗的南灣地區逮捕76名海盜黨羽，援救出22名學生，另外有6名學生趁亂自行逃逸。之後，李福林麾下偵探又探知還有8名學生被囚禁在石碁，故與英軍合作一同進剿該處海盜巢穴。李福林兩度用兵石碁，方才順利救出剩下8名學生。“Letter of Proceedings-December, 1924” from the Senior Naval Officer, West River to the Commodore, Hong Kong, 1 January 1925, FO371/109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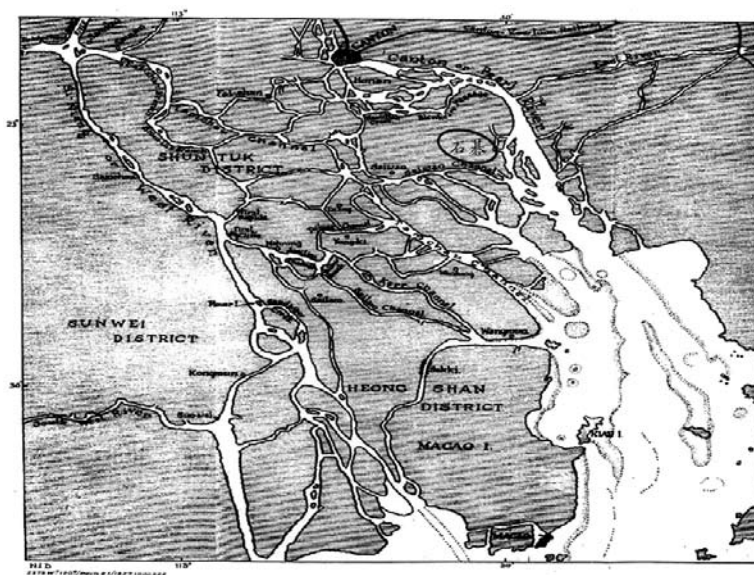


圖 2、粵英軍事合作進剿石碁沙灣水道海盜聚落示意圖
(1924年12月11日)

說明：圓圈處所指區域為剿盜地點石碁，其南方即為沙灣水道。

圖片來源：Naval Intelligence Division, Naval Staff, Admiralty, *Confidential Admiralty Monthly Intelligence Report*, No.106 (15 March 1928), CO129/507/3.

四、行動分析

1924年粵、英雙方進行多次軍事合作進剿行動，除第一次進攻東江口的海盜外，其餘均是圍剿西江水道上幾處惡名昭彰的海盜據點。

表 2、1924年粵英軍事合作表

時間	剿盜地點	英軍行動
1924.3.20	東江口	狼蛛號砲艦助陣
1924.3.23	西江（三山附近）	飛蛾號砲艦助陣
1924.4.23	西江（馬寧等處）	數艘英艦助陣
1924.6.23	西江（江門東北）	秋蟬號、知更鳥號砲艦助陣

1924.9-10	西江（馬寧等處）	不詳
1924.11.24	西江（小欖附近）	狼蛛號、知更鳥號、松雞號3艘砲艦，以及3艘武裝汽艇參戰，協助封鎖河道，並後續追捕與擊沈海盜汽艇。
1924.12.11	西江（石碁附近）	數艘英艦助陣

由上表可見，粵英軍事合作頻率相當密集，即使商團事件前後粵、英關係緊張期間，李福林仍與英國海軍合作無間。尤其1924年9月之後，雙方合作愈趨緊密，成效也日益顯著。關於這段期間雙方軍事合作行動，英國海軍駐香港情報官（Staff Officer [Intelligence], Hong Kong）有詳細報告：

英國海軍西江分遣艦隊與李福林部隊之間的聯合剿盜行動在9月展開，並由李福林將軍負責指揮剿盜行動。（到目前為止）……剿盜行動仍持續進行中，現已進剿幾處最惡名昭彰的區域，像是馬寧、江門等地，逮捕並處死了許多海盜首領。從9月開始到今年（1924年）底，一共有52名海盜被判處死刑，還有許多海盜遭到懲罰或是有待進一步的審判。在12月，還進剿了當中數量最龐大的海盜聚落。（從統計數據來看）。……剿盜有了顯著成效，該月海盜案件總共僅有3起，而且全部未能得逞。⁶²

其次，英國海軍也相當重視與配合李福林的需求，視其需要盡力派遣艦艇前往協助。⁶³ 在任務分配上，英軍艦艇以輔助性質（例如封鎖河道、防止海盜逃竄）的助陣為主，多未實際參與作戰，但只要遇到較為強大的海盜據點時，立即改扮演積極角色，除參與戰鬥開砲轟擊外，還主動搜索附近河道的逃亡海盜。由此觀之，1924年粵英軍事合作期間雖然曾歷經商團事件等負面影響，但李福林與英國海軍之間還是建立了相當程度的軍事互信，故英國海軍較不顧忌地、更積極地協助粵軍處理海盜問題。

⁶² “Notes on Piracy in the Delta 1924,” from Staff Officer (Intelligence) Hong Kong to the Commander-in-Chief, China Station, 14 May 1925, FO371/10933.

⁶³ 英國駐西江高級海軍軍官馬克斯威爾史考特在給香港海軍准將的報告中，即強調當李福林進剿海盜時，英國海軍只要接獲通知，就會在短期間內派遣艦艇到各個相關水域提供協助。見“Letter of Proceedings-December, 1924” from the Senior Naval Officer, West River to the Commodore, Hong Kong, 1 January 1925, FO371/10916.

究其實際，李福林與英國海軍西江分遣艦隊、廣州總領事館之間的關係非比尋常。李福林只要接獲海盜情資，即會構思進剿海盜的軍事計畫，然後與英國高級海軍軍官交換意見、安排合作細節。⁶⁴ 每當剿盜行動結束後，李福林還會特別致函英國駐廣州總領事翟比南，詳細報告剿盜經過、傷亡情況、逮捕的海盜名錄，以及後續的處理方式，可見英國與李福林的合作關係其實甚為密切。⁶⁵ 1924年12底，李福林還送交一份業績表給英國駐西江高級海軍軍官，陳述從是年9月10日至12月28日之間所緝獲的海盜名冊，內容包括李福林部隊在不同區域展開的各式剿盜行動。⁶⁶ 尤有要者，雙方還進一步強化軍事與警察的合作面向。在軍事方面，除了上述軍事行動外，李福林還購置了6臺無線電設備，預備裝設在幾處重要地點，以便加強「剿盜總部、現場指揮官與英國海軍砲艦之間迅速的溝通聯繫」，英國海軍也將協助李福林完成無線電設備的架設工作，讓雙方「互蒙其利」。在警務方面，香港警察也與李福林屬下的警探進行密切合作，順利清查並逮捕部分隱匿在香港的海盜成員。⁶⁷ 李福林在剿盜事務的用心及其對外的友善態度，由此可見一斑，無怪乎英國海軍樂於與其保持合作關係。

肆、1925年粵英軍事合作

1925年6月初，英國海軍與廣東方面又展開新一波的軍事合作行動。粵軍方面實際執行者改由駐防小欖鎮的梁金鰲（General Leung Kam Ngo）負責，⁶⁸ 並

⁶⁴ “Despatch from James Jamieson, Consul General, Canton to Ronald Macleay, British Minister, Peking,” 2 February 1925, FO371/10933.

⁶⁵ 1924年10月，李福林給英國駐廣州總領事館的報告，見“General Li Fook Lum, 3rd Army Commander to Consul General, Canton,” 3 & 5 October 1924, CO129/490；11月的報告，則見“General Li Fu-lin, 3rd Army Commander to Consul General,” 11 & 25 November 1924, FO371/10932.

⁶⁶ “Letter of Proceedings-December, 1924” from the Senior Naval Officer, West River to the Commodore, Hong Kong, 1 January 1925, FO371/10916.

⁶⁷ “Piracy and Anti-Piracy Operation,” An Extract from the Letter of Proceedings for the Month of October Addressed by the Senior Naval Officer of the West River to the Commodore at Hong Kong, 6 November 1924, FO371/10932.

⁶⁸ 英國外交部備忘錄中，曾稱General Leung Kam Ngo為「駐紮在江門附近的雲南籍將領」。

與英國海軍駐西江分遣艦隊一同規劃進剿海盜方略。此波粵英軍事合作打擊的對象，仍是西江水域的海盜據點。

一、進剿古鎮小欖間海盜聚落

廣東香山古鎮東北方曹步村與海洲村之間有幾處惡名昭彰的海盜聚落（今廣東中山市古鎮鎮曹步北方、小欖鎮西南），不但平素危害鄰近鄉里，私設關卡對往來船隻收取保護費，還曾多次攻擊英國船隻。在行動前幾週，梁金鰲已派出密探假扮修理工人在該區域探勘情況，獲知此區海盜一共分成15股，總人數約357人。可惜一位粵軍官兵在打探消息時遭到海盜識破，以致消息走漏，故粵、英雙方決定在1925年6月8-9日之間出發，並於10日清晨抵達曹步、海洲村後展開攻擊行動。

此次行動中，英國海軍派出1艘昆蟲級砲艦（秋蟬號）、1艘鸕級砲艦（知更鳥號）搭配兩艘武裝快艇（AL Hing Wah & AL Kwong Lee）一同參與軍事行動。英國艦艇上並駐有粵軍聯絡官，以方便雙方聯繫，梁金鰲本人亦乘坐英艦知更鳥號一同前往海盜聚落。梁金鰲所擬定的作戰計畫為一口袋包夾戰術：東邊由粵軍主力部隊擔綱，從小欖鎮開拔，往西行軍越過龍岡溪，進攻曹步村北方海盜聚落，全程由英艦知更鳥號隨行提供火力掩護；北邊由另外一支約300人的粵軍支隊負責，他們乘坐木船在海盜聚落北方的海洲村登陸，由北往南進攻曹步村。西邊與南邊則由英艦秋蟬號及兩艘武裝快艇負責，他們停泊在另外一側的古鎮水道及西江上封鎖水路，防止海盜遭到攻擊後往西邊與南邊逃竄。由上述計畫可以

英國海軍報告則表示1925年6月時該將領的防區是在小欖鎮一帶。但根據報導，1925年間與英國海軍有合作行動的粵軍部隊，為新編建國粵軍警衛軍梁金鰲部。比對粵語發音，Leung Kam Ngo應即為梁金鰲。梁金鰲為老同盟會成員，辛亥時期曾參與潮汕起義行動，統率「冠字軍」（梁金鰲又名冠三），其部隊組成主要來自香港、省城與惠州方面，當時隸屬於「粵東革命軍第四軍」。梁金鰲之妹為梁定慧，後來嫁與國民黨元老鄒魯。見“Minutes of Foreign Office,” September 1925, F0371/10933; “Report from C.M. Faure, Lieutenant in Command, HMS Robin to the Commanding Officer, HMS Cicala,” 10 June 1925, F0371/10933；〈英艦助匪砲擊中山橫擋鄉〉，《廣州民國日報》，廣州，1924年7月18日，第3張；〈珠海讀本、珠海人文：梁定慧〉，《南方都市報》，廣州，2009年9月3日，第ZA08版。

看出，英軍艦艇主要擔任輔助性的任務：火力掩護與水路封鎖。（軍事行動示意圖，請見圖 3、圖 4）

不過，在行動前發生一件意外，當知更鳥號砲艦準備從小欖鎮附近的九洲村出發前，梁金鰲所雇用的華籍引水人忽然消失不知所蹤，導致英艦延遲 2 個小時出發，並只能在沒有引水人領航的情況下冒險航駛至曹步村。在正式展開攻擊行動前，英艦知更鳥號並應梁金鰲之請，率先開砲攻擊海盜聚落，以為粵軍部隊的攻擊行動張勢。最終粵軍成功包圍了海盜聚落，並逮捕了約 50 名海盜。⁶⁹

此次粵英軍事合作嚴格來說不能算是一次成功的任務，因為總數約 357 名海盜中，只逮捕了 50 名左右，近七分之六的海盜還是脫逃成功。粵軍官兵在刺探消息時遭到識破，早已讓海盜有所警覺，稍後逃跑的引水人則是任務失敗的主因，事後證明該引水人為海盜眼線，並逃往古鎮通風報信，使海盜獲知有關軍事行動的主要內容，並在攻擊行動前即撤往北邊的海洲村，從最弱的北方封鎖線展開突圍，非但阻止了原先準備在該處登陸的粵軍支隊，也使得北方露出缺口，功敗垂成。

知更鳥號艦長在事後檢討報告中，坦言粵軍的三項疏失導致軍事行動無法克致全功：一是無法保密、二是不守時、三是怯弱。首先就保密而言，粵軍消息極易走漏，因此往後最好在事前均不公布行動內容，待開拔前一刻才下達行動命令。尤其粵軍應該嚴密監控引水人的行動，例如此次行動能防止引水人洩密，定可擄獲更多的海盜。其次，就不守時而言，中國人時間觀念極差，粵軍往往無法採取同步行動，常出現行動不一致的情況，故往後行動前均應先對錶，以齊一步調。第三就怯弱而言，粵軍士氣普遍低落，往往「比海盜還差」。故攻擊行動前英艦的開砲射擊就扮演相當重要的作用，除了威懾海盜外，更足以鼓舞粵軍士氣。然而，當砲擊結束時，粵軍不會主動開始進攻，因為他們害怕行動時會遭到英艦誤擊。因此，往後砲擊行動結束後，英艦必須立即派人通知粵軍部隊，如此

⁶⁹ “Report from C.M. Faure, Lieutenant in Command, HMS Robin to the Commanding Officer, HMS *Cicala*,” 10 June 1925, FO371/10933; “Report from V.P. Alleyne, Lieutenant Commander in Command, HMS *Cicala* to the Senior Naval Officer, West River, HMS *Tarantula*,” 14 June 1925, FO371/10933.

他們才會展開攻擊行動，不致貽誤軍機。⁷⁰ 英國駐西江高級海軍軍官同樣注意到粵軍士氣不佳的情況，「如無英國軍艦在場助陣，往往不敢發動攻擊。」換言之，英艦在場是唯一能激勵粵軍勇敢進攻的關鍵因素。⁷¹ 英國海軍駐香港指揮官史特林准將給中國艦隊司令的報告中，也感覺到要廣州方面執行軍事合作計畫並非易事，因為中國人對於進剿海盜一事，多半表現出「漫不經心」的態度。⁷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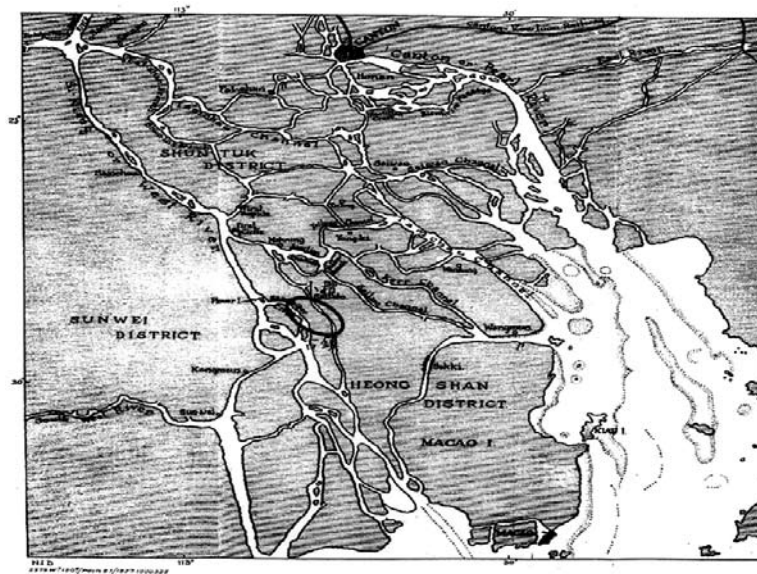


圖 3、粵英軍事合作進剿古鎮小欖間（曹步）海盜聚落示意圖
（1925年6月9-10日）

說明：圓圈處所指區域為剿盜地點曹步村，位於小欖鎮與古鎮之間。

圖片來源：Naval Intelligence Division, Naval Staff, Admiralty, *Confidential Admiralty Monthly Intelligence Report*, No. 106 (15 March 1928), CO129/507/3.

⁷⁰ "Report from C.M. Faure, Lieutenant in Command, HMS *Robin* to the Commanding Officer, HMS *Cicala*," 10 June 1925, FO371/10933.

⁷¹ "Report from M. Maxwell-Scott, Commander & Senior Naval Officer, West River to the Commodore, Hong Kong," 15 June 1925, FO371/10933.

⁷² "Operations against Pirates," from A.J.B. Stirling, the Commodore, Hong Kong to the Commander in Chief, China Station, 17 June, 1925, FO371/109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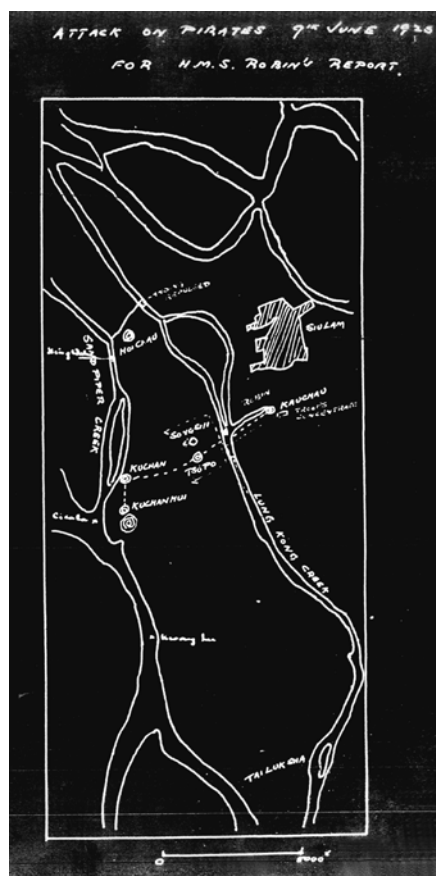


圖 4、英國海軍知更鳥號艦長所繪製的攻擊曹步海盜行動原圖

說明：右邊大城鎮為小欖鎮、左上方為海洲村、中間為曹步村、左下方則為古鎮；虛線則為粵軍進攻路線；英艦知更鳥號部署在小欖鎮下方水道、快艇AL Hing Wah在海洲西邊水道、秋蟬號在古鎮西邊水道、快艇AL Kwong Lee在古鎮南方水道（此圖乃直接從英國外交檔案微捲中複製，原件即為黑白印刷，應為鉛印掃描）。

資料來源：“Report from C.M. Faure, Lieutenant in Command, HMS Robin to the Commanding Officer, HMS Cicala,” 10 June 1925, FO371/10933.

二、進剿橫當海盜聚落

古鎮軍事行動結束後，英國海軍知更鳥號軍艦護送梁金鰲前往大黃圃位於小欖鎮東北方，雙方並會商未來的攻擊目標為大黃圃東南方一處海盜據點：橫當村。該村位於丘陵之上，由東西向三座山丘組成，四周河川環繞，形勢極為險要，外圍地區又為平坦的稻田，不利外來進攻者隱蔽，其東方入口處還設有要塞塔（fortified tower），易守難攻。一般粵軍部隊以步兵為主，多半缺乏火炮等如重武器，不易攻進橫當村的海盜據點。故該批海盜肆虐當地長達3年，地方當局卻束手無策。因此，如能獲得英國海軍砲艦的火力奧援，先摧毀要塞塔，再砲擊村落，粵軍將得以趁勢攻入丘陵地區，掃平這批海盜。

粵、英共商擬定的軍事合作計畫乃是粵軍派出400-500名士兵，搭配英國海軍知更鳥號砲艦，水路並進攻擊橫當村的海盜要塞。6月11日早晨，粵軍部隊從大黃圃出發，到達橫當村外圍地區後即兵分3路，預備分別從東、西、北3面向橫當發動進攻。英國海軍知更鳥號軍艦，則從潭洲水道轉駛入橫當村南方的小溪，一方面提供粵軍火力支援，砲轟橫當村要塞塔與建物；二方面同時封鎖南方水路，防止海盜從此方向遁逃。為了避免英軍火炮誤擊，粵軍部隊均攜帶鮮明的特殊旗幟，以供英艦辨識。英艦知更鳥號駛抵橫當村東南方水路後，應梁金鰲之請，率先使用6磅砲（6 pound gun）砲轟橫當山丘東、西兩側的要塞塔。粵軍部隊隨即發動進攻，但橫當村擁有山丘、岩石等天然屏障，海盜又據險堅守，連續擊退粵軍的3次攻勢，戰況呈現膠著。為了順利摧毀要塞，知更鳥號軍艦艦長一度透過無線電向英國海軍駐西江高級海軍軍官請求援助，準備增派一艘大型的昆蟲級砲艦（即秋蟬號）助戰，⁷³所幸後來粵軍發現英艦火炮之所以無法摧毀橫當西側的海盜要塞，是因為天然屏障不只遮掩了英艦視線，也阻礙了火炮彈著點。

⁷³ 根據英國海軍情報處的報告，當戰況陷入膠著之際，粵軍指揮官一度曾向英軍威脅道如果無法獲得更強大的火炮支援，他們不可能再發動攻擊，故知更鳥號艦長只能緊急尋求英國西江分遣艦隊高級海軍軍官的協助。「雖然當時廣州局勢已經相當緊張，但為了滿足粵軍的要求，以及藉此機會讓粵軍見識6吋砲（6 inch gun）的威力」，高級海軍軍官決定排除萬難，再度抽調秋蟬號砲艦前來增援。見Naval Intelligence Division, Naval Staff, Admiralty, *Confidential Admiralty Monthly Intelligence Report*, No. 106 (15 March 1928), p. 33, CO129/507/3.

因此，知更鳥號軍艦乃從原先的橫當東南方水路改行駛至西南方，最後順利擊毀該處要塞，迫使海盜撤離；同時，艦上水兵也使用火力強大的李維斯機關槍（Lewis machine guns）密集掃射海盜，為粵軍助陣。粵軍則順勢發動突擊，攻破橫當村的海盜要塞。

歷經 3 個小時的苦戰，粵軍終於成功掃蕩橫當村海盜。為了視察英軍火炮攻擊成效，知更鳥號艦長法瑞上尉（Lieutenant in Command, C.M. Faure）特地陪同粵軍指揮官一起登上橫當村山丘。法瑞並依照中國官場習俗，率領一支由 10 名英國水兵組成的武裝護衛隊（攜帶 6 支步槍與 4 支手槍）一同登岸。然而在視察過程中，躲藏在山丘上的部分海盜殘餘勢力還負隅抵抗，並試圖攻擊英軍。法瑞除下令英軍護衛隊立刻開槍還擊外，並透過無線電聯繫停泊在橫當西南方水路的知更鳥號軍艦再度動用火砲，轟擊殘餘海盜勢力的隱匿之地。此次粵、英軍事行動總計擄獲海盜約 60 名，擊斃人數甚多難以統計，趁亂逃逸的海盜約 40 人。⁷⁴（粵英軍事合作行動，請見圖 5、6）

英國駐西江高級海軍軍官對於橫當軍事合作給予高度肯定，認為「行動完全成功」，不但激勵了粵軍指揮官，使其勇於對抗海盜，對於海盜而言，也有殺雞儆猴的效果。唯一的遺憾，在於英國海軍未能及時增派一艘大型砲艦前往，因為如能讓昆蟲級砲艦以 6 吋砲大肆轟擊橫當村所屬的三角洲區域，將會有非常好的影響，足以使得附近海盜勢力感到膽寒與畏懼。⁷⁵ 由此可知，英國駐西江高級海軍軍官認為英國艦艇的砲轟行動，對於粵英軍事合作及海盜問題的解決，扮演著非常重要作用。

其次，依照原先規劃，在此次粵英軍事合作行動中，英艦知更鳥號仍只負責火力掩護與封鎖水路的輔助性任務。但由上述戰鬥過程中，可以看出粵、英雙方

⁷⁴ 關於英國海軍進剿橫當行動細節與時程，可參見知更鳥號艦長以及海軍情報處的報告，見“Report from C.M. Faure, Lieutenant in Command, HMS *Robin* to the Senior Naval Officer, West River, HMS *Tarantula*,” 12 June 1925, FO371/10933; Naval Intelligence Division, Naval Staff, Admiralty, *Confidential Admiralty Monthly Intelligence Report*, No. 106 (15 March 1928), pp. 33-34, CO129/507/3.

⁷⁵ “Anti-Piracy Operation,” from M. Maxwell-Scott, Commander & Senior Naval Officer, West River to the Commodore, Hong Kong, 16 June 1925, FO371/10933.

角色一度互換，英艦後來幾乎承擔了類似主攻者的任務。由於橫當海盜聚落擁有天險屏障與要塞保護，缺乏重武器裝備的粵軍步兵難以突破，只能完全仰賴英艦知更鳥號的火力。為了摧毀海盜要塞，知更鳥號總計射擊了144發的6磅砲，之後又動用機關槍密集掃射，迫使海盜後撤。換言之，知更鳥號不但摧毀要塞，還驅散了海盜，粵軍不過是收拾戰場及追擊四散逃亡的海盜。連最後隱匿的海盜殘餘勢力，亦是由知更鳥號再度動用火砲方能解決。⁷⁶

尤有要者，此次粵英合作行動還有一個重大改變：先前幾次進剿海盜作戰中，英國海軍均嚴守水上作戰的限制，避免登陸參與陸上作戰，但此次知更鳥號艦長法瑞上尉不但親率武裝護衛隊登陸視察，稍後還在山丘上與殘餘海盜交互駁火。換言之，這意謂英國海軍已實際參與了陸上戰鬥。⁷⁷ 英國海軍情報處事後認為知更鳥號艦長派遣部隊登陸一事，「提供粵軍重要的精神支柱，使其與勇於再次發動攻擊」，故英軍登岸實有激勵粵軍士氣的重要作用。不過，此事後來在英國政府內部引起不小的議論與質疑，因為派遣武裝人員登陸不但違背當時英國在華海軍的行動準則，更可能牽動日益敏感的中、英與粵、英關係。英國駐香港海軍指揮官史特林准將（A.J.B. Stirling, the Commodore, Hong Kong）即指出：依據英國海軍《中國艦隊命令書》（*China Station Order Book*）第52條規定，英國海軍在執行剿盜行動時，任何情況均不得登陸外國領土。因此，史特林雖然肯定知更鳥號軍艦在剿盜行動上展現的技巧與決心，但還是提醒該艦艦長法瑞必須注意《中國艦隊命令書》的相關規定，畢竟英國海軍「在進剿海盜時所提供的援助，僅限於從海軍艦艇進行火砲與槍枝攻擊，但不得派遣人員登陸」執行任務。⁷⁸ 英國海軍中國艦隊總司令亦與史特林持相同看法，不贊成派遣武裝人員登陸。⁷⁹

⁷⁶ “Report from C.M. Faure, Lieutenant in Command, HMS *Robin* to the Senior Naval Officer, West River, HMS *Tarantula*,” 12 June 1925, FO371/10933.

⁷⁷ “Report from C.M. Faure, Lieutenant in Command, HMS *Robin* to the Senior Naval Officer, West River, HMS *Tarantula*,” 12 June 1925, FO371/10933. 見 Naval Intelligence Division, Naval Staff, Admiralty, *Confidential Admiralty Monthly Intelligence Report*, No.106 (15 March 1928), p. 34, CO129/507/3.

⁷⁸ “Operations against Piracies,” from the Commodore, Hong Kong to Lieutenant C.M. Faure, HMS *Robin* (Copies to Commander-in-chief, China Station & Senior Naval Office, West River), 19 June 1925, FO371/10933.

⁷⁹ “Anti Piracy Operations, West River,” from E. S. Alexander-Sinclair, Vice Admiral, Commander

英國外交部在收到海軍部轉來的軍事行動報告後，也認為知更鳥號艦長的行動不甚妥當。早在之前英國外交部即曾警告過海軍部，不應派遣軍隊登陸作戰，因為此類行動即使在平時也都「可能引起譴責『侵害中國主權』的重大騷動」。⁸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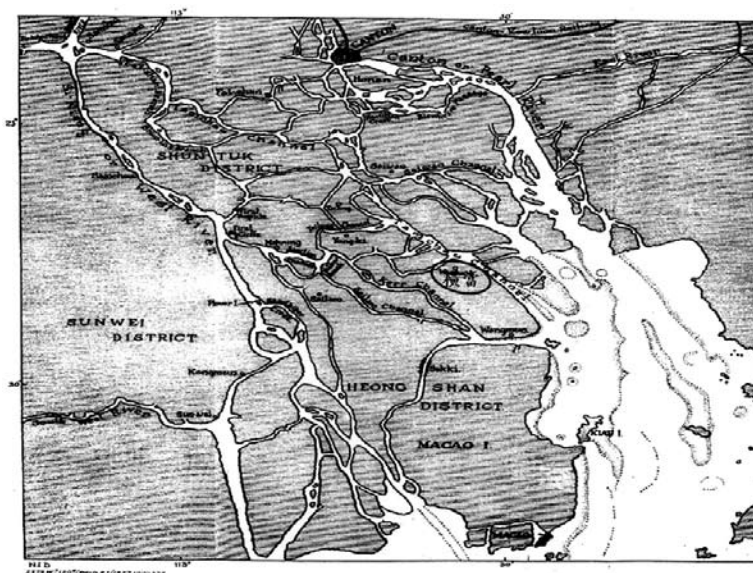


圖 5、粵英軍事合作進剿橫當海盜聚落示意圖（1925年 6 月11-12日）

說明：圓圈處所指區域為剿盜地點橫當村，其右方為潭洲水道。

圖片來源：Naval Intelligence Division, Naval Staff, Admiralty, *Confidential Admiralty Monthly Intelligence Report*, No.106 (15 March 1928), CO129/507/3.

in Chief, China Station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Admiralty, 2 July, 1925, FO371/10933.

⁸⁰ “Minutes of Foreign Office,” 3 September 1925, FO371/109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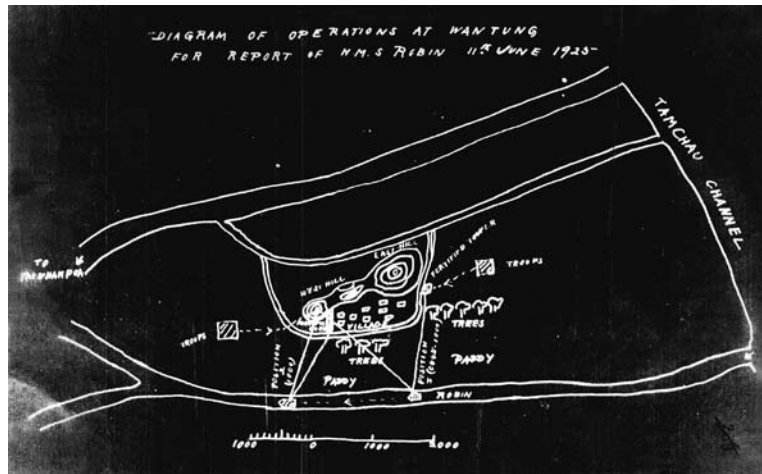


圖 6、英國海軍知更鳥號艦長所繪製的攻擊海盜原圖

說明：右方為潭州水道，中間方形村落為橫當村海盜要塞，下方虛線箭頭為英艦知更鳥砲艦行進路線，實線箭頭則為知更鳥號砲擊彈道，左方與右方橫紋方塊及虛線箭頭則為粵軍部隊進軍路線。（此圖乃直接從英國外交檔案微捲中複製，原件即為黑白印刷，應為鉛印掃描）

圖片來源：“Report from C.M. Faure, Lieutenant in Command, HMS Robin to the Senior Naval Officer, West River, HMS Tarantula,” 12 June 1925, FO371/10933.

三、行動分析

古鎮與橫當軍事剿盜行動的時間是在 6 月 8-12 日，距離上海五卅事件發生已有數日，廣州局勢開始出現緊張情況，反英氣氛隨之日漸濃厚。古鎮軍事合作時，英國海軍勉強能夠挪派 2 艘砲艦、2 艘武器小艇前往協助，但到了橫當軍事合作，廣州的情況已經相當嚴重，英國海軍無法派遣更多的軍艦前往進剿海盜，只能由知更鳥號 1 艘軍艦單獨負責執行，因為絕大部分的軍艦均已調往廣州，以防局勢進一步的惡化。⁸¹ 其實，根據英國駐西江高級海軍軍官的事後檢討，如果

⁸¹ 英國海軍情報處報告中，即坦承由於廣州局勢日趨緊張，被迫將秋蟬號砲艦召回，僅由知更鳥號砲艦獨自與粵軍一同進剿橫當海盜。見 Naval Intelligence Division, Naval Staff, Admiralty, *Confidential Admiralty Monthly Intelligence Report*, No. 106 (15 March 1928), p. 33, CO129/507/3.

不是受到廣州局勢牽制，英國海軍應可以派遣更多的軍艦前往協助，圍剿海盜的成效也將更大。⁸² 例如古鎮軍事合作時，英國海軍只能多派 1 艘軍艦駐守在海州村附近，即或圍剿海盜消息走漏，海盜亦無法從北面突圍。橫當軍事合作時，同樣如果能多派 1 艘大型的昆蟲級砲艦，應可輕易摧毀橫當村西側的海盜要塞，戰況也不會如此膠著與拖延費時。

表 3、1925 年粵英軍事合作表

時間	剿盜地點	英軍行動
1925.6.9-10	西江（古鎮小欖間）	秋蟬號、知更鳥號 2 艘砲艦以及 2 艘武裝汽艇參戰，提供火力掩護與封鎖河道。
1925.6.11-12	西江（橫當附近）	知更鳥號砲艦參戰，提供火力掩護、摧毀要塞掩體。

另一方面，五卅事件後雖然廣州情勢日趨緊張，英國海軍也受其牽制而必須將大部分軍艦駐守廣州；不過，顯然 6 月上旬時粵英軍事合作剿盜之事尚未受到實質影響，否則也不會有古鎮與橫當軍事合作行動的出現。處於第一線的英國海軍軍艦艦長，也能憑著往昔與現場粵軍指揮官的私人情誼，繼續攜手推動剿盜行動。⁸³ 英國駐西江高級海軍軍官的報告中，雖然強調「現今政治局勢是如此的混亂，（粵、英）進一步的合作行動可能受到影響，而要拖延到較和緩的時期」，但他對於未來英國與梁金鰲的合作剿盜行動依然抱持樂觀的看法，認為是一個好的開始：粵英軍事合作行動的成功經驗，已讓梁金鰲及其部屬對進剿海盜之事充滿信心，中山地區的海盜問題也可望在粵、英繼續合作的狀態下獲得解決。⁸⁴ 況且：

⁸² “Report from M. Maxwell-Scott, Commander & Senior Naval Officer, West River to the Commodore, Hong Kong,” 15 June 1925, FO371/10933; “Anti-Piracy Operation,” from M. Maxwell-Scott, Commander & Senior Naval Officer, West River to the Commodore, Hong Kong, 16 June 1925, FO371/10933.

⁸³ 例如英國海軍知更鳥號艦長「曾在廣州學習廣東話兩年，而與軍事指揮官關係密切。」見“Minutes of Foreign Office,” 3 September 1925, FO371/10933.

⁸⁴ “Report from M. Maxwell-Scott, Commander & Senior Naval Officer, West River to the Commodore, Hong Kong,” 15 June 1925, FO371/10933.

梁金鰲現在非常急於澈底解決中山地區的海盜問題，而且如果政治情況准許的話，我提議與他繼續合作，直到此問題解決為止。⁸⁵

然而，隨著中英、粵英關係急遽惡化，廣州當局積極動員反英運動之後，這種合作關係似乎愈加顯得搖搖欲墜。此時英國海軍駐香港指揮官即察覺到廣州「政治情況的演變，已經很不幸地造成先前粵英合作剿盜行動的終止」，英國有必要另謀其他解決之道。⁸⁶ 果不其然，6月下旬，廣州亦步上海後塵，爆發嚴重的中外衝突，英、法採取強硬手段，血腥鎮壓抗議遊行的民眾與學生、工人隊伍，同時也為此番粵英合作關係正式劃上句點。1925年6月23日，廣州工人、學生與商民等為了聲援上海罷工、譴責五卅事件，舉行大規模示威遊行抗議，但在行經沙基附近時，與沙面租界守軍發生衝突，英、法軍隊開槍掃射遊行隊伍，停泊在沙面島南方白鵝潭的英國軍艦也開砲射擊城區，造成上百人死傷，是為沙基慘案。⁸⁷

李福林及其屬下的剿盜行動持續到1925年6月中旬，由於沙面開槍事件以及華南地區後續的反英運動，阻礙了（英國）與中國當局進一步的合作。最後幾次成功的聯合行動乃是在6月9日與11日，分別進攻了小欖與橫當附近的海盜據點。⁸⁸

「大屠殺」發生後，廣州當局立即對英採行絕交態度，英國外交部7月初的內部評估中，亦認為「以當時的緊張關係來看，可能將導致與李福林之間共同剿盜行動的中止」。換言之，原先的粵英軍事合作與互信勢將無以為繼。⁸⁹

⁸⁵ “Anti-Piracy Operation,” from M. Maxwell-Scott, Commander & Senior Naval Officer, West River to the Commodore, Hong Kong, 16 June 1925, FO371/10933.

⁸⁶ “Operations against Pirates,” from A.J.B. Stirling, the Commodore, Hong Kong to the Commander in Chief, China Station, 17 June, 1925, FO371/10933.

⁸⁷ 石源華主編，《中華民國外交史辭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沙基慘案條，頁345。

⁸⁸ Naval Intelligence Division, Naval Staff, Admiralty, *Confidential Admiralty Monthly Intelligence Report*, No.106 (15 March 1928), p.32, CO129/507/3.

⁸⁹ “Minutes of Foreign Office,” 9 July 1925, FO371/10933.此外，在9月初英國外交部的內部備忘錄中，還強調「這些（軍事合作剿盜）行動是在廣州『大屠殺』（massacre at Canton）之前進行的」。言外之意，在沙基慘案後，粵英合作暫時已成絕響，不可能再現。“Minutes of Foreign Office,” 3 September 1925, FO371/10933.

伍、英國對粵英軍事合作的檢討

一、海軍官員的檢討

在1924年6月的檢討報告中，英國駐西江高級海軍軍官即指出在英方壓力下，粵英合作雖然付諸實現，但主要負責進剿任務的廣東軍隊顯然無法有效澈底解決海盜問題。首先，1924年廣東政情詭譎多變，有孫中山與陳炯明之戰，以及粵人治粵、粵軍驅逐客軍問題等，內爭激烈，遑論要處理海盜問題。其次，廣東軍閥分據各地，地方實力派亦各有地盤，極度抗拒外來干涉，對於入境進剿海盜的軍隊亦懷有戒心，態度十分消極，使得剿盜成效大打折扣。雖然與英國合作的李福林進剿海盜甚力，但不可能改變廣東各地割據勢力的現狀，所以在政府統治力無法深入地方的情況下，再多的進剿海盜行動可能只是陷入治標不治本的窘境，無法澈底根除海盜。即使廣東當局調派砲艦參與進剿行動，但成效依然有限：

據報告，有四艘中國砲艦被派往處理海盜問題，但我並不認為他們有能力逮捕與處死海盜。他們所能做的，不過只是將海盜嚇跑而已（當他們離去時，海盜又會回來）。唯一長久之計，乃是李福林或其他可信任的人物確實占領控制這塊地方，並拘捕所有的海盜首腦。然而，只要當地政治情況依舊，我認為李福林不可能確實占領這塊地方（海盜問題亦不可能解決）。⁹⁰

英國駐西江高級海軍軍官的報告點出了一項事實：廣東現況才是造成海盜猖獗，不易處置的最主要原因。粵英合作即使運作無礙，粵方亦致力於進剿海盜，但受到廣東政府本身問題的牽制，如對地方控制力薄弱，以及地方勢力抗拒外來干涉等因素影響，都使得進剿海盜成效不彰。

尤有要者，廣東政府對於粵英合作模式並非全然支持，內部反彈聲浪一直不

⁹⁰ "Letter of Proceedings, May, 1924," by Commander and Senior Naval Officer, West River, 4 June 1924, FO371/10243.

小，更加深進剿海盜的難度。1924年底英國駐西江高級海軍軍官的檢討報告中，即持續反思粵英合作對於治理海盜問題的成效，以及關注廣東內部對粵英合作的質疑。該報告首先回顧 9 個多月來粵英合作過程的艱辛：

過去 9 個月來，廣東全省陷入混亂狀態，毫無法治與秩序可言。3 月左右，中國官員開始討論是否要與英國海軍合作一同進剿海盜。歷經冗長的交涉，孫中山政府終於同意合作。但很明顯的，中國官員從一開始即懷疑英國的動機，其內部也有一股強大的勢力堅決反對與外國合作。歷經諸多延宕，在 4 月底之前，粵英終於開始合作並肅清了珠江三角洲的海盜問題。雖然英國有意繼續處理其他海盜區域，但各種麻煩開始浮現，廣州的情勢發展主導了整個情況。事實上，英國海軍武力只能固守廣州，並護衛那裡的英國利益。先是沙面炸彈事件，接著沙面罷工，然後是商團武器問題，最後導致廣州部分城區陷入戰火，以及商團的解散。在那期間，情況緊張到不容稍事喘息，以致於不可能對海盜採取大舉攻勢。似乎每次危機解除，注意力才剛集中到反制海盜事務上不久，立刻又有新的危機在廣州出現。

一直到商團事件結束後，粵英合作才又露出曙光：李福林對幾處海盜巢穴展開軍事行動，「雖然稱不上有效率，但是就現有情況來說，已充分展現力道與熱誠」，因此只要廣州局勢保持平穩，粵英合作能夠繼續推動下去，將有助於海盜問題的解決。特別是英國海軍的在場與參與，對於李福林的軍事行動有非常大的作用。自粵英合作以來，英國海軍艦艇即十分活躍，忙於執行巡邏及搜索並攻擊海盜及其船隻，成績斐然。雖然英國海軍艦艇不便於進行登陸攻擊行動，海盜也往往在逞兇後迅速登岸藏匿於山林野溪之間。然而，英國海軍的主要任務在於預防性措施，以及支援李福林的部隊從岸邊展開攻擊行動：一方面英國海軍艦艇不定期的搜查與追蹤行動，不但造成海盜極大的心理壓力，也事先預防了許多可能發生的海盜事件；二方面英國海軍的在場與後援，則激勵了李福林部隊的作戰士氣，使其奮勇殺敵。

不過，英國駐西江高級海軍軍官坦承粵英合作還有幾個隱憂。其一是廣州政局的高度不穩定性與內部反英情緒，稍有風吹草動即可能影響到粵英合作政策的持續進行。其二是廣州當局內部軍事派系傾軋的問題，不同省籍、不同派系軍閥

各占地盤，對於李福林率軍進入其領地進剿海盜一事，往往心存忌憚，不但事事掣肘，甚至與之為敵。其三是軍閥與海盜的共生關係，軍閥多半忙於搶奪地盤，無暇顧及海盜問題，因此只要海盜不直接損及軍閥利益，軍閥樂於收受海盜賄賂，然後放任其危害鄉里。上述問題，均可能造成李福林的負擔，以致無法有效展開進剿行動。⁹¹

另一方面，除了廣州當局的不確定因素外，英國海軍在執行合作進剿行動時也面臨許多現實環境的挑戰。根據英國海軍情報處（Naval Intelligence Division, Naval Staff, Admiralty）針對華南水域海盜事件所作的整理報告，廣東水路的自然環境相當不利於海軍的進剿行動。因為珠江三角洲地勢較為平坦，英國海軍艦艇的行蹤極易為海盜偵知，因為「海盜老遠即可看到正在駛近的海軍艦艇桅桿」；加上水路附近眾多的小山丘也便利於海盜設置監視塔，所以難以發動突擊行動。況且就算英國海軍順利隱藏行蹤、成功發動突擊，事實上也難以盡殲海盜。海盜只要乘船逃逸於珠江水路的諸多小溪中，吃水較重的海軍砲艦即難以溯溪追補；或是海盜立刻登岸並隱身於一般農民之中，英國海軍同樣也不太可能進行辨識與緝拿。此外，海盜往往在其控制區域內施行恐怖統治，驅使當地百姓為之所用，一方面使得外界不易探知海盜內部情況，二方面則藉此建立極佳的情報網絡，可以查探水路交通與貨物運輸情況。尤有要者，部分海盜勢力甚至還有堅固的防禦要塞，不但人眾以數百計、部署有機關槍，甚至有些還擁有野戰砲，也因此中國軍隊往往不願意處理海盜問題。職是之故，英國海軍砲艦雖然在某種程度上有能力遏制海盜問題，但實際上除非澈底摧毀海盜據點，否則海盜問題將難以根除。⁹²

二、英國外交部的檢討

相較於海軍部門從實務上檢討粵英合作的成效，英國外交部則較從政治風險

⁹¹ “Notes on Piracy and its Prevention by the Senior Naval Office in Charge of West River Patrols,” 1924, FO371/10932.

⁹² Naval Intelligence Division, Naval Staff, Admiralty, *Confidential Admiralty Monthly Intelligence Report*, No. 106 (15 March 1928), p. 29, CO129/507/3.

上去評估粵英合作的適切性。例如為了凸顯剿盜的成效，李福林不但常常未經審判即將所抓獲的海盜判處死刑，⁹³ 甚至還實行類似連坐法的懲罰機制，隨意指控海盜猖獗地區的地方耆老與仕紳領袖放縱海盜坐大，並要求其負起交出海盜的責任。⁹⁴ 此種濫抓濫殺、無線上綱的作法，固然可有效遏制該區海盜，卻可能引起極大非議，特別是英國海軍也一同參與了緝捕海盜的行動，如此將會使得英國政府陷於過度干涉中國內政的指控之中。因此，部分外交部官員認為英國海軍不應在粵英軍事行動中涉入過深，最好能將行動範圍侷限在水面上，不得派遣人員登岸，尤其英國海軍艦艇在水面上追捕海盜時，如無中國軍隊在場，也應避免到岸邊搜捕。其實，由於粵英合作模式爭議過大，根據英國外交部內部備忘錄資料，負責中國事務官員的意見也相當分歧。雖然有官員建議外交部應要求海軍部嚴格限制粵英軍事合作的行動範圍，禁止海軍登陸執行任務，但也有官員持謹慎態度，認為在要求海軍部下達禁令前，應先諮詢英國駐華公使館的意見，再做最後處置。當然也有官員表示外交部應避免對於此類問題干涉過多，宜由在華的海軍與外交使領官員自行裁決。⁹⁵

不過，在1925年4月的電報中，英國外交部還是決定明確向駐華使館表達其顧慮，亦即既有粵英合作剿盜模式可能讓英國陷入多重風險之中。第一是將造成英國干涉中國內政的印象，非但可能引起反英風潮，也可能遭到其他列強的質疑。第二是粵英合作所抓獲的海盜，可能未經法律審判即被廣東軍隊槍決處死，違背英國的司法原則。⁹⁶ 1925年5月，英國外交部給駐廣州總領事館的信函中，更直言對於與李福林合作可能造成的高度風險性：

⁹³ 英國外交部官員即嘲諷英國駐西江海軍資深軍官「極度熱衷與李福林合作」、「對於李福林有絕對的信心」。然而問題是：英國海軍砲艦與李福林軍隊共同採取軍事行動所捕獲的海盜，其中絕大部分未經地方官的審判，而是在李福林的命令下被處死。見“Situation in China,” Minutes of Foreign Office, April 1925, FO371/10918.

⁹⁴ 關於李福林處置海盜嫌犯與要求地方仕紳領袖交人犯的方式，可以參見英國駐西江高級海軍軍官馬克斯威爾史考特的報告，見“Letter of Proceedings- December, 1924” from the Senior Naval Officer, West River to the Commodore, Hong Kong, 1 January 1925, FO371/10916。不過，馬克斯威爾史考特對李福林此作法頗表肯定，認為這個方法成效卓著，因為「過去幾個月來，許多海盜猖獗區域都已有很好的效果」。

⁹⁵ “Situation in China,” Minutes of Foreign Office, April 1925, FO371/10918.

⁹⁶ “Memorandum respecting Piracy Suppression received from Sir Miles Lampson,” dispatch No. 1030, September 21, 1927, CAB/24/202: 0024.

從海軍報告中，我們看到李福林強迫地方仕紳領袖負責交出海盜之事，此為中國式的處理方式，但是我們擔心這或許意謂著可能有人將因此淪為替罪羔羊。而從捕獲的海盜嫌犯名錄看來，絕大部分都將遭到處死。當然，不經冗長的調查與辨明有罪與否，而直接澈底清除整個海盜區域，可以說是根除海盜的唯一辦法。如果是一位中國將軍自行決定採取此種作法，則與我們並無特別關係。但是假如這位將軍是我們合作的對象，我們就無法逃避其所作所為的共同責任。因此，我們應盡量控制我們必須承擔的責任，例如將提供協助的範圍侷限在水面上，不派遣人員登陸執行任務。

最後英國外交部雖然承認此時應由在場人員決定粵英合作進剿海盜行動的方向與措施，外交部不應干涉過多，但還是強調既有的防制海盜措施可能使英國受到「公開的批判」，因此必須先未雨綢繆反思此行動的正當性。⁹⁷

陸、結語

1924-1925年間，由於粵、英關係的和緩，英國海軍與粵軍部隊開始展開一系列的軍事進剿海盜行動，以剷除廣東各地的海盜集團。然而，粵英軍事合作剿盜的成效，卻備受質疑。

首先，廣東境內各種勢力林立，如粵軍、滇軍、桂軍等均各占地盤，即使同屬粵軍也各分派系，例如李福林所部福軍主要駐軍在廣州、珠江以南的河南地、番禺一帶，再往南邊各區域則屬其他軍閥領有，像順德原屬周之貞；而江門等地則屬於梁鴻楷的勢力範圍。雖然孫中山任命李福林負責處理全粵盜匪之責，但要到其他區域剿盜，就必須面對該地軍事實力派的抵抗，例如李福林進入順德時即曾遭到周之貞的抵制，而要深入江門等地展開軍事行動，勢將引起梁鴻楷的猜忌與掣肘。⁹⁸ 但是李福林之所以積極推動軍事剿盜行動，並持續與英國合作，其動

⁹⁷ “Private Letter from S.P. Waterlow, Foreign Office to J. Jamieson, Canton,” 5 May 1925, FO371/10918.

⁹⁸ 例如周之貞轄下軍隊即曾在江門附近遭到梁鴻楷所部襲擊，船隻、槍械與輜重等均遭奪去。見〈周之貞部隊在江門被擊之通電〉，《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24年7月4日，第

機也不單純，可能隱含有藉機擴大實力的意圖。換言之，剿盜軍事行動，其實反映著赤裸裸的地盤之爭。

其次，從英國駐西江高級海軍軍官的檢討報告中，可以知道粵英合作剿盜雖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不確定因素仍多，必須隨時面對廣州當局內部質疑聲浪、軍事派系傾軋與包庇，尤其是廣東政局波動及中、英關係演變等負面作用的掣肘與拖累。⁹⁹ 在英國駐華公使館的評估中，也坦承粵方合作將領明顯對英國懷有戒心，不願讓英國海軍在軍事行動中介入過深，因此「英國軍艦絕大部分的時候只是擔任護航的工作」。所謂的粵英合作，說穿了，只是由香港總督府提供中國當局進剿行動所需的燃煤與快艇，而英國軍艦不過扮演「護航、封鎖水路與防止海盜逃脫」等點綴性的任務罷了。¹⁰⁰

不過，雖然英軍在粵英軍事合作中僅是提供輔助性協助，但粵英軍事合作畢竟是相當敏感之事。根據「天津條約」，中、英會商共同解決海盜問題為條約所明白確定，因此英國與廣州當局合作剿盜之舉，其實是符合中、英條約規定。不過，1920年代國際局勢與中國國內現況已有很大的變化。從國際局勢而言，1920年代在美國主導下，華盛頓會議中國問題決議案，也確立列強不應介入中國內政事務的基本原則，尤其不應利用中國現狀擴大在華利益。近代以來，英國對華政策自有其獨立性，但一戰之後，較傾向與美國協調處理，所以如果粵英軍事合作剿盜有違華盛頓會議決議案之嫌，甚至可能引起美國不快，這絕非英國外交部所樂見的情況。因此，英國外交部十分擔心粵英軍事合作可能帶來的外交風險。¹⁰¹

3張。梁鴻楷對李福林的敵意，則見“Notes on Piracy and its Prevention by the Senior Naval Office in Charge of West River Patrols,” 1924, FO371/10932.

⁹⁹ “Notes on Piracy and its Prevention by the Senior Naval Office in Charge of West River Patrols,” 1924, FO371/10932.

¹⁰⁰ “Memorandum by the British Legation, Peking,” 23 September 1927, 《支那海賊關係雜件》，第1卷，檔號：F-0138/0145-0148。

¹⁰¹ 此處觀點主要為英國外交部分析粵英軍事合作可能引起的各種問題所作的政策風險評估，特別是顧慮美國的態度。不過，經查美國外交檔案《美國對外關係文件》（*Papers Relating to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中，並未提及有關1924-1925年粵英軍事合作的報告。美國檔案中提及比較多的是1927年英國公使在北京外交團提出的國際合作防制海盜方案，該方案後來因美國國務院的反對而告夭折。筆者計劃在未來的研究中，分析1920年代美國政府對中國海盜問題的態度，屆時將更為深入的探究此問題。因《美國對外

而就國內局勢而言，情況就更為複雜。民國以來，廣東境內盤據著各種軍事勢力，粵軍、滇軍、桂軍、湘軍等不同軍系分占不同範圍。部分城鎮又有商人、仕紳控制的商團或保安團兵力。這些大小勢力彼此之間交叉縱橫、關係曖昧詭譎，與廣州當局之間往往處於聽封不聽調的情況，主、客軍之間的對立與敵視也有日趨嚴重之勢；加上陳炯明叛變後，廣東局勢更行複雜化。因此，外人實難以全面明瞭廣東內部局勢發展情況。英國此時介入並與粵軍共同行動，名義上雖然是依照條約共同剿盜，但因剿盜行動均由廣州方面主導，所剿對象是否確實為海盜，抑或只是反對廣州當局的地方勢力，英國方面並無法確實掌握。¹⁰²事實上，廣州當局宣稱的剿盜行動，往往是將鎮壓海盜與打擊地方反對勢力混為一談。¹⁰³如果進一步比對華文報紙上報導的李福林剿盜行動，以及英國海軍記載的軍事行動日期，就會發現李福林所進剿的對象並非全是海盜，部分甚至只是反抗廣州當局的地方保安團或商團勢力。例如前述李福林與馬克斯威爾史考特曾談論到砲轟小欖鎮問題，¹⁰⁴事實上該鎮與海盜並無多大關係。因為李、史兩人會談前兩日（1924年10月31日），根據報載李福林所部才進攻小欖鎮，並與該鎮商團發生激戰，福軍一度挫敗並撤退，但商團因擔心福軍將大舉來襲，故後來主動撤出該鎮。換言之，李福林可能以剿盜為名，藉英軍之手來處理小欖鎮商團問題。因此，馬克斯威爾史考特才強調除非證明小欖鎮確為海盜據點，否則英國海軍不能任意砲轟該區。¹⁰⁵又例如1925年6月間英國海軍與粵軍梁金鰲所部合作進攻

關係文件》所蒐集的檔案資料較為有限，筆者未來將進一步從檔案內容更為豐富的《美國中國國內事務檔案》（*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 1910-1929, M329*）微捲資料中，探究美國的態度。

¹⁰² 英國駐廣州總領事、香港總督在後來的報告中，均強調廣州當局很有可能假借打海盜之名，目的在消除政治上的反對勢力。見“Telegram from Acting British Consul General (Canton via Hongkong) to Foreign Office,” 19 December 1926, FO371/11671; “Telegram from the Governor of Hong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21 December 1926, FO371/11671.

¹⁰³ 例如1926年底，廣州當局一度宣稱已成功消滅大鵬灣的海盜，但事實上，根據報紙報導。該批所謂的海盜，可能不過是反對廣州當局、盤據在該區的陳炯明殘部勢力。見“Bias Bay Fight: Canton Takes Rebels by Surprise; 18 Pirates Executed,” *The China Mail*, 24 December 1926.

¹⁰⁴ “Letter of Proceedings- October 1924,” from Senior Naval Officer, West River to the Commodore, Hong Kong, 6 November 1924, FO371/10916.

¹⁰⁵ 〈福軍攻入小欖鎮又一說〉，《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24年11月1日，第3張。

中山橫當的海盜聚落，但根據報載，該聚落可能亦與海盜無關，只是當地農民自衛組織：「中山縣橫擋（當）鄉農會」。¹⁰⁶ 職是之故，以前述小欖、橫當攻擊事件來說，英國海軍自以為是在執行聯合掃蕩海盜作戰，實際上可能是在協助部分粵軍爭奪地盤，消滅地方割據或自衛武裝勢力。如稍有不慎，英國可能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捲入廣東內戰，非但有介入中國內政之嫌，更可能引起中國內部的不滿勢力，藉之煽風點火促成反英運動。

簡言之，粵英合作模式受到種種主客觀環境的影響，成效極其有限。廣東方面除了內部質疑反彈外，還必須面對地方實力派的牽制，因此剿盜行動的成效往往不大。而英國方面則受到海盜據點的特殊地理位置及登陸作戰的限制，無法採取主動攻勢；加上中英關係的緊張，也掣肘了海軍行動的尺度，顯得綁手綁腳、無法施展。另一方面，粵英合作模式具有高度的政治風險，稍有不慎即可能使英國捲入廣東內政的糾葛中，不但違背英國的中立地位與司法原則，更因此背上干涉中國內政的惡名，引起其他列強的猜忌。

¹⁰⁶ 〈英艦助匪砲擊中山橫擋鄉〉，《廣州民國日報》，廣州，1924年7月18日，第3張。

徵引書目

中、日文部分：

一、檔案史料

《日本外務省記錄》（東京，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支那海賊關係雜件》，第 1 卷。

二、報紙

《工商日報》，香港，1927年。
《世界日報》，香港，1926年。
《南方都市報》，廣州，2009年。
《南華早報》，香港，1929年。
《香港華字日報》，香港，1924-1925、1927年。
《廣州民國日報》，廣州，1927年。

三、專書

石源華主編，《中華民國外交史辭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村上衛，《海の近代中國——福建人の活動とイギリス・清朝》。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13年。
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6年。
黃月波等編，《中外條約彙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
賈楨等修，《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北京：中華書局重印，1979年。

四、期刊、研討會論文

張俊義，〈英國政府與1924年廣州商團叛亂〉，《廣東社會科學》，2000年第3期（2000年6月），頁100-108。

莫紀彭筆錄，李業宏整理補充，〈李福林自述〉，《廣州文史》，第49輯（1996年），收錄於「廣州文史」：http://www.gzzxws.gov.cn/gzws/gzws/ml/49/200809/t20080910_7162.html（2012/10/30點閱）。

應俊豪，〈1920年代英國人眼中的廣東海盜問題〉，「2012海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廈門：廈門大學中文系、廈門大學國學院、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主辦，2012年11月20-21日。

英文部分：

一、檔案史料

Colonial Office (Great Britain). Original Correspondence: Hong Kong (CO129)

CO129/490.

CO129/486.

CO129/507/3.

Foreign Office (Great Britain). Central Correspondence, Political, China, 1905-1940. (Microfilm) (FO 371). London: Public Record Office

FO371/9203.

FO371/10916.

FO371/10918.

FO371/10243.

FO371/10932.

FO371/10933.

Sessional Papers Laid before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Hong Kong 1927 (SP 1927)

The National Archives (Great Britain). The Cabinet Paper, 1915-1978. (CAB)

CAB/24/181:0072.

CAB/24/202: 0024.

二、報紙

The China Mail (《德臣西報》)，香港，1926-1927年。

三、未出版學位論文

Lung, Hong-kay (龍康琪), “Britain and the Suppression of Piracy on the Coast of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Vicinity of Hong Kong 1842-1870.” Master thesis, Hong Kong University, 2001.